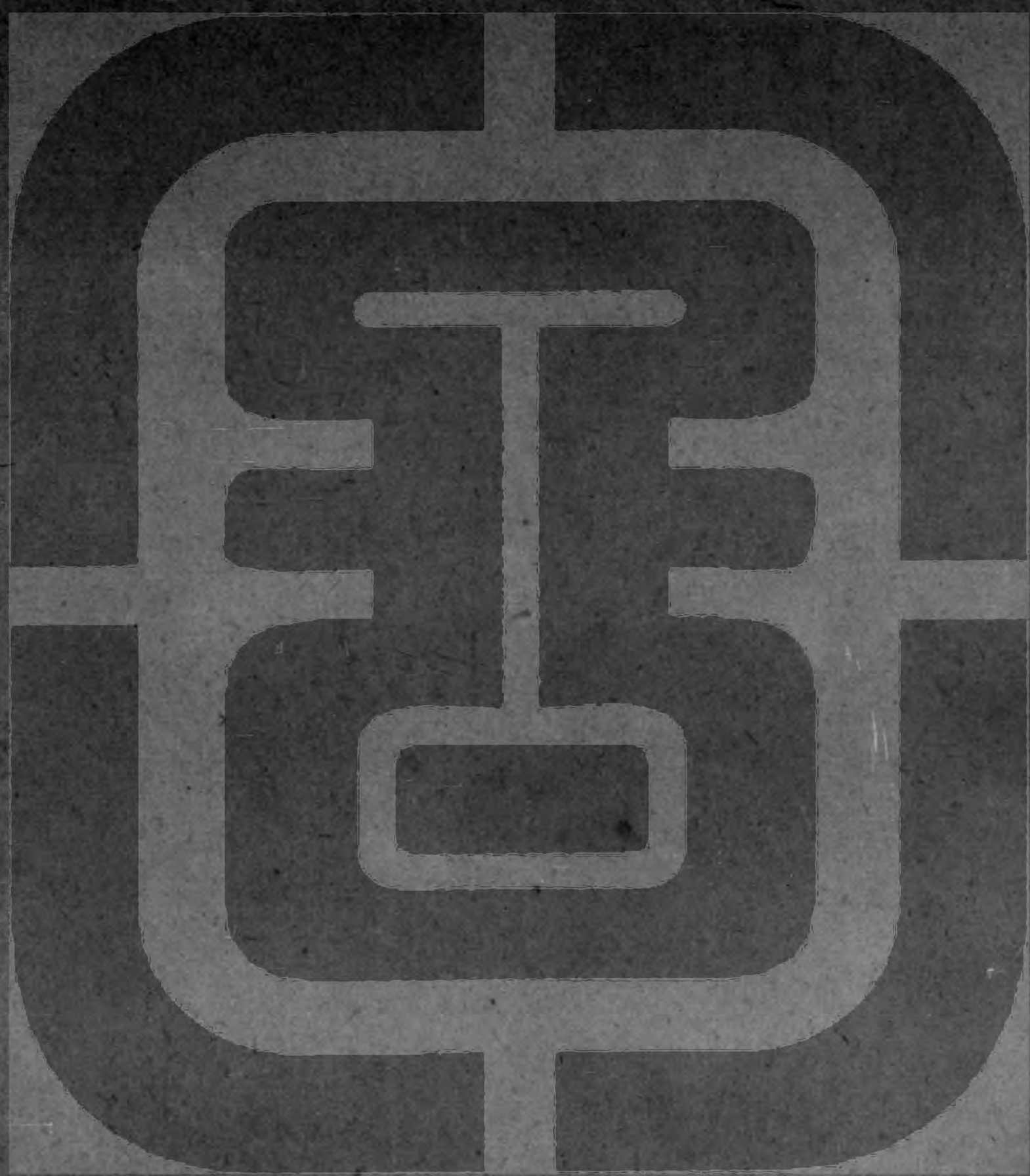
十二



人物

前志紀載人物凡官至宰輔侍從則書故行義如趙萬昊孜才學如齊唐華鎮博洽如姚宏姚寬或以不仕或以官不達皆略之夫記一方之人物要當以行義學識優劣為取舍豈可以一時之官爵論耶又所記李光事尤多舛誤如言紹興二十八年秦檜死光始以南郊赦恩復官按國史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丙申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郊祀十二月甲戌光量移郴州云二十八年檜死復官誤也又云卒年

八十三光生於元豐戊午死於紹興己卯四月三日實年八十二云八十三亦誤也故悉為是正而別見于茲

趙宗萬字仲囦山陰人少知名錢忠懿器之入朝欲與之俱以親老辭不行既長博極書傳負經濟之術用進士應詔籍於春官宗萬天資蕭敬於世故淡如也壯歲築室於郡之照水坊左瞰平湖前挹秦望畜一鶴號丹砂引以為侶足跡不及於高門鼓琴讀書怡然自適者三十餘年祥符中詔舉遺逸郡守康戩以宗萬薦尋被召乃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因獻跛鼈傳以自見且請自託矜道家者流朝廷不奪其志即其家賜以羽服後十餘年卒華鎮言宗萬神宇清明識度夷曠終日凝淡若嬰兒真方外之士然取捨公就之際則確乎有不可奪者善八方草隸書通俞扁之術或辟穀導氣嘗為詩曰斗懸金印心難動屏列春山眼暫閑蓋其志也所謂跛鼈傳者其旨大抵言古先帝王自堯舜以來至于五代所以理亂興亡之迹終設間以自喻謂能言之而莫之致猶跛鼈然故以名其書觀其書始直有意於世天命不相卷以自牧殆非山林枯槁繫而不食者也傳崧卿謂鎮言

誠確論也且為賦詩題其後云鶴書東召竟牢辭一去騎鯨世莫追會有毋青遺像在誰將配食季真祠

齊唐字祖之山陰人唐開元中浙西觀察使漸之後少貧苦學應得書皆自寫誦過一二則不忘學識之博人罕過之郡從事魏庭堅聞士也謂唐曰今之士多不讀書唐曰幸公任意以几上書令唐一誦之如何庭堅以一秩開示乃文選頭陁寺記而唐誦不遺一字魏大驚服登天聖八年進士第嘗進龍韜勝略賦士大夫覽者皆震讋兩應制科秘閣皆首選兩對策皆在第一當塗忌其切直復排去遷著作佐郎知杭州富陽縣改祕書丞太常博士為南雄州簽判會交趾進麒麟唐據史傳非之斥蠻人紿中國衆服其博物以職方員外郎致仕初鑑湖東北有山巋然與會稽山禹廟相望最為山水奇偉之處唐命其山曰少微而下築焉熙寧七年卒年七十八有學苑精英三十卷少微集三十卷

吳孜會稽人嘗從安定胡瑗學名馳於嘉祐治平間會郡謀建學孜即捨宅為基令學有祠堂存焉初學成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

伯玉欣然受其罰王十朋題其祠云右軍宅化空王寺祕監家爲羽士宮惟有先生舊池館春風歸在杏壇中

華鎮字安仁會稽人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官至朝奉大夫鎮好學博古工於詩文一時名人宗師多稱道之嘗爲會稽覽古詩凡百餘篇山川人物上自虞夏至于玉李爰暨 國朝苟可傳者皆序而詠歌之歷按史策旁攷傳記以及稗官瑣語之所載咸見採摭傅崧卿稱其詞格清麗興寄深婉足以垂觀來者子初平登大觀三年第爲太常博士討論典故據經考古無所阿附靖康初爭金人尊號貽怒當塗及都城失守 二聖北狩初平竟以憂憤而卒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入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衢州開化令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方以花石得幸勢焰熏灼光不爲屈械繫其奴勔怒諷轉運使移光知吳江光即日以狀上于郡將致仕以歸會有直其事者而光挺挺自若勔終不能害也宣和二年召爲太常博士五年遷司封員外郎曰進對極論時事語及用事大臣黜知桂州陽朔縣召爲司勛員外郎遷符寶郎 欽宗即位權右司諫首論宦官譚稹梁方

平喪師辱國梁師成締交蔡京王黼表裏蒙蔽罪皆
當誅遷侍御史極論蔡攸朱勔姦惡請正典刑有彗
星出寅艮間議者謂夷狄滅亡之證光言春秋書災
異以戒人君不聞歸之夷狄疏奏耿南仲力排之謫
監汀州酒稅建炎元年 高宗即位于南京除祕書
少監趣赴行在會杭寇陳通爲變道路不通未及供
職除知江州力辭得請主管西京崇福宮三年五月
除知宣州九月南陵報水軍叛于鰷昌逼縣境光遣
奇兵夜擊之賊潰十一月金人入寇郡縣皆不能支
光獨力修守備金人不敢入境光是宣之諸邑上供
秋租廩藏水際以便舟楫光悉令輸郡廩又初不謂
然及後城守幾月贍兵養民賴此以濟始服光之先
識巨盜戚方破寧國抵城下光即日下令戒嚴民六
十以下十五以上悉登城違者論以軍法光設牙帳
于南壁躬撫士卒賊圍益急或請光盡室從西門遁
去光曰我一家獲全其柰一城生靈何詰朝誦言于
衆曰昨暮有教光攜家潛出者當以軍法從事姑且
置之城脫或不保引劒之計已決義不汚賊手兵民
感泣其氣益倍賊兵百道來攻光隨宜應之賊所屬
意急攻者唯南壁戚負户而登守者東薪蒭灌以油

作火牛乘風投之盡爇賊所負其衆披靡城中遥見
昭亭山神數見人心益安南水門有神龍尾兩歧見
于光衣間每賊攻急龍輒至光即其所立祠以禱援
兵至賊自焚攻具請降光不許遂夜燒營遁去据樞密樓
炤宣城事实修入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九月
除知婺州甫到郡即入爲吏部侍郎紹興二年除吏
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劉黨久駐宣州横甚至擅
發倉庫招收逋逃朝廷調發不行光奏若不速行處
置竊慮日復一日滋蔓難圖伏望密詔大臣乘其未
發早賜驅除未幾除光淮西招撫使將帶神武軍統

制王瓊一軍人馬以行因諉光取道宣城分揀世清
一軍面授密旨宰執皆不預聞陛辭日賜金帶象笏
且有大用之語是時朝廷草創國用未裕雖宰相猶
服犀帶是賜蓋異恩也光以二月晦日至宣城駐于
城外光度世清越日必至講月旦賀禮預設方略以
待之詰旦果至光使人就縛于坐世清出語頗不遜
光呼劊子至欲行軍法世清倉皇但乞憐而已光命
檻赴行在即出所降黃牓入城曉諭兵衆於一日之
間分隸其軍莫敢有喘息者世清悍將其軍精勇是
行僚屬爲光危之而光乃擒之於談笑之頃世清至

行在竟正典刑三月除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
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
太平州軍兵陸德爲變因守臣殺兵官據城以叛朝
廷就委光措置遂盡擒德黨尋爲言者所攻遂奉祠
去五年二月除知湖州七月除知平江十一月除禮
部尚書六年除江南西路安撫大使
八年五月除安撫制置大使十月除吏部尚書十二
月除參知政事秦檜新得政藉光舊望以鎮服中外
時虜方通和檜欲弛兵徹淮甸武備收諸將兵權光
極言其不可檜以光異已頗怨之會有旨令宰執佳

從各薦西北流寓之士光前後所薦凡三十餘人多
知名士檜皆指爲朋黨置不問一日與光辨論於上
前詰難冀再三檜辭屈光因奏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
下耳目竊弄威柄誤國莫大於此願陛下察之明日
留身乞去　上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
而嘆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奏臣與宰相爭
論不可留章九上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光辭改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安置藤州十四年移瓊州二
十年移昌化光既再謫潘良貴程瑀胡寅皆以通書
奪官或鐫職二十五年秦檜死始量移郴州二十八

年聽自便二十九年卒於蘄州年八十二　孝宗皇
帝登極追復資政殿學士尋賜謚莊簡紹興初戚方
寇宣城光極力守禦城賴以全宣人德之相與繪像
建祠淳熙初守臣因邦人之意請于朝詔賜廟額曰
褒烈初光嘗從劉安世講學得其精微故晚年遷謫
深入瘴地遠涉鯨海略不以爲意人謂於死生禍福
之際無所屈撓實似安世云在海外自號轉物居士
曰講周易一卦因著易傳十卷其他著述有文集四
十卷兵略十卷神仙傳十卷其諸子皆知名孟博字
文約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光貶嶺南孟博嘗

隨侍召試館躬刀舌竟卒於瓊州蓋自登科未嘗
一日出仕聰敏強記爲文精於楚辭享年不永人甚
惜之孟堅字文通少以果毅力學見稱于里之先輩
光謫嶺南會有告其家有私史孟堅竟坐罪除名竄
峽州檜死始復故官爲常州晉陵丞葉衡力薦於朝
有　旨就差知無錫縣甫及歲諸司以治績聞　孝
宗命召赴行在暨入對　上問及家世又以治効之
美形之褒語即除知秀州遷提舉淮東常平茶塩事
乾道五年卒年五十五孟珍字文潛善行草當時得
其簡牘人皆珎藏之嘗擢守江陰及沿海制置司參

議官皆不赴淳熙十一年卒年五十六孟傳字文授
少講學有聲而天資爽邁無纖毫世俗之氣當世聞
人如曾幾徐度賀允中汪應辰張孝祥諸公一見皆
器遇之與之游從宰明州象山秩滿主管官誥院遷
太府寺丞權考功郎出知江州處州提舉福建常平
茶事提點浙西刑獄尋奉祠里居久之乞掛冠除直
寶謨閣致仕性嗜書至老不厭藏書万卷悉置左右
繙閱紬繹周而復始每得異書手自校勘竟其編乃
止多識典故及前輩出處中朝舊事歷歷能道本末
有如自覩嘉定十二年卒年八十四有磐溪詩文[illegible]

五十卷宏詞類稾十卷讀史十卷雜志十卷記善記
異録各五卷
姚寛字令威嵊縣人以父舜明任補官少有令望筮
仕之始一時名流爭禮致之呂頤浩李光帥江東皆
招置幙中傅崧卿繼至以主管機宜文字辟之辞不
就崧卿移書交舊有愧恨之語秦檜執政以舊怨抑
而不用寛亦不屈已求進後以賀允中徐林張孝祥
等薦入監進奏院六部門權尚書户部員外郎兼權
金倉工部屯田郎樞密院編修官寛博學強記於天
文推筭尤精完類亮入寇中外皆以爲憂直云虜百

萬何可當惟有退保爾寬獨抗論沮止且上書執政
言今八月歲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已巳者
東南屏蔽也昔越得歲而吳伐越吳卒以亡晉得歲
而符堅伐晉堅隨以滅今狂虜背盟犯歲滅亡指日
可待又推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
自斃從 上幸金陵以其言驗令除郎召對 上首
問歲星之詳寬敷奏移晷復論當世要務奏未畢疾
作小於榻前 上面諭令優假將理竢愈復入對後
一日卒上甚念之特官其一子且用其弟憲干朝此據
寬所上執政書及王明清揮麈錄後
業適[illegible]參以國史修入寬詞章之外頗

工於篆隸及工技之事嘗謂守險莫如弩因裒集古
今用弩事實及造弩製度為弩守書以獻且請用韓
世忠舊法以意增損為三弓合蝟弩詔許之既成矢
激二里所中皆飲羽又嘗論大駕鹵簿指南車得古
不傳之法他所著有西溪集十卷注司馬遷史記一
百三十卷補注戰國策三十一卷五行祕記一卷西
溪叢語一卷 王璽書一卷注韓文公集禾畢尚數卷
寬每語人曰古稱圖書豈可偏廢故其注史記戰國
策辭有所不盡必畫而為圖於文最得於詩葉適云
寬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体詩絕去尖巧乃全造

古律加於作者一等矣為當世推重如此卒年五十八兄宏字今聲少有才名呂頤浩為相薦為刪定官後忤秦檜死大理獄詳見七卷雜紀中

王厚之字順伯世本臨川人左丞安禮四世孫也祖榕始徙居於諸暨紹興二十六年厚之以越鄉薦為舉首尋入太學登乾道二年進士第由祕書郎出為淮南轉運判官召為度支郎兩浙轉運判官知臨安府提點坑冶鑄錢提點江東刑獄上章乞致仕詔進直寶文閣從所請厚之好古博雅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與尤袤俱以博古知名於時嘗取古今碑刻參訂而詳著之號復齋金石録嘉泰四年卒年七十四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左丞佃之孫自少穎悟學問該貫文辭超邁酷喜為詩其他誌銘記序之文皆深造三昧尤熟識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處以故聲名振耀當世張孝祥自謂辭翰獨步一時每見輒傾下之初　高宗聞其名欲召用而游以口語觸秦檜故抑不得進紹興三十二年　召對　上俯加問勞　玉音褒拂至于再三命賜進士出身嘗為刪定編修官出監郡典州持部使者節久之再入為禮部郎以直

華文閣致仕後落致仕名為祕書監專修　國史未
幾以寶謨閣待制奉祠還里再乞致仕嘉定二年
卒年八十有五有劍南詩稾二十卷續稾六十七卷
渭南集四十五卷行於世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淳熙十六
年差監登聞鼓院遷國子監主簿紹興四年九月遷
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曰國家徒倚世將扞虜而
不為蜀慮蜀郡歲舉緡錢四十餘萬遡流而運名曰
餽邊實富吳氏民力盡矣成都非用武國本賴梓潼
號東西川劍閣漢守翼遮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

內無一兵若吳氏南指兩川雖朝廷有區區制置使
何足抗哉天幸挺忽死子弟未有異望急合興利為
一民力可以少寬是日　上反復語蜀事至旰遂以
張詔為興州都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
任責後挺子曦復歸興州竟以蜀叛皆如度言紹熙
二年　光宗始以疾不過　重華宮上書極諫言甚
切至尋遷御史復連疏極諫既不聽累乞罷去　孝
宗崩　寧宗召復為御史如故遷右正言知閤韓侂
胄出入宮禁弄權植黨有陵駕當世之心度具疏乞
對侂胄聞之遂請　御筆除度直寶謨閣知平江府

度力辞於申省狀備言崇觀間蔡京當國始挾主威
以制天下凡所施行必請　御筆可為深戒辞之至
再詔以所除職主管建寧府冲佑觀俄起知婺州坐
不發蘭溪知縣贓罪罷嘉定元年召除太常少卿遷
吏部侍郎出知福州除龍圖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值歲歉殭殍相望室廬半空度力拯救
之活飢民百六萬八千為錢四十六萬緡米九万五
千石又奏蠲錢一十九萬九千貫米四萬四千石入
為禮部尚書以病請去除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改
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辛年七十六度平生淡泊一

室蕭然無耳目之娛獨嗜書至老不倦自六經百氏
天象地理禮樂官名井田兵法莫不研究有書說二
十卷詩說三十卷周易說五卷歷代邊防六卷　藝
祖憲監三卷　仁皇從諫録三卷奏議及雜著一編
屯田便宜一卷
莫子純字粹中初以仲父文清公叔光郊恩補官銓
試及試江東運司俱為第一人慶元二年禮部奏名
復為第一是歲有　旨遵故事免　廷策徑賜進士
及第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祕書省正字
校書郎著作郎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起居郎中書

舍人蘇師旦本平江筆吏韓佐胄任為腹心氣燄熏
灸一時士大夫急於求進者爭趨其門一日遇子純
于都堂趨前執禮甚恭子純略不為禮師旦愧見左
右已深恨之會師旦當遷官子純復以為不可於是
忤佐胄意遂以祠去知贛州加右文殿修撰知江州
不赴改知溫州提舉江州大平興國宮嘉定八年卒
年五十七子紱性姿聰悟博聞強記立朝之節始終
可考士論歸之

俞寧宗字兼善台之臨海人登隆興二年進士第洪文惠
公适帥越聞其宗行義延置郡齋又偕至番陽與文

恵之弟樞密遵內翰邁游日以文章為事嘗為博學
宏詞科所業三洪公讀之謂曰他日玉堂揮翰可也
宰常州宜興秩滿幹辦諸軍審計司遷國子監主簿
軍器監主簿知漳州先是州以鹽抑民計口請給督
促其直急於常賦至有鹽不給而責其直民甚苦之
寧宗首罷之又罷溪港津渡之榷聽民往來無禁及
減去經總制錢後來額外苛取者咸罷緡錢合四萬
四千又代民輸丁錢一萬六千有奇秩滿凡橐中所
餘悉散之宗族親戚之貧者自漳州還奉祠里居杜
門不復出嘉定初起為提點江淮等路鑄錢公事移

江東轉運入為吏部郎大理少卿祕書少監自以年
老乞掛冠章凡六上以直顯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
觀既歸累告老增秩加秘閣修撰如所請嘉定十
五年辛未年八十九其宗初為臨川簿為文謁廟大槩
謂肩輿擔負迎盜于室雖至愚無知者不為吏郡邑
無小大至之日民想興出力迎致謂其人之以庶于
躬而無害于家也庶之不能而害及焉是盜也夫何
顧而迎其語耳宗善終身行之自奉儉約衣食器用
質素粗充官雖稍遂弊屋頹墻處之泰然著述有垂
軒稾二十卷宏詞習業五卷山林思古錄十卷群經

感發十卷
潘時字德卿家世婺之金華生於靖康丙午父良佐
苦學篤行表率諸弟時授以經皆卓然有立公早孤
與兄甸養於叔父待制默成先生良貴家既長令之
以官默成與參政莊簡李公光為忘年道義之交情
好篤甚故莊簡以第五女歸公因家于紹興上虞之
五夫端方溫雅得於天資兩家父兄學問氣節冠冕
一時聞見超尚自幼運司造船場改秩提運司造船場改秩提舉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湖
化軍浙西提舉改江

北提舉湖南提刑知廣州廣東經略知潭州湖南安
撫有　旨赴　行在奏事除左司郎官改直顯謨閣
知太平州淳熙己酉七月以疾終享年六十有四莊
重峭直嚴正聰明初為壻時莊簡李公為秦丞相擠
排投棄嶺海家道零散親家陸升之告訐以興獄子
壻沈程擺蹤而脫身公獨毅然與令人李氏朝夕岳
母管夫人之旁相其家事終始如一人已占其器識
自為小官嚴整有法度所至馳聲及為監司帥臣
平決冤獄安集軍民風采振揚小大畏服至於歐顏
楷法冰斯篆古羲獻草聖漢唐八分書皆造其妙刻

石流傳人以為法子二人友端登甲辰進士第為太
學博士聰敏俊秀從南軒張公超然有得士類服從
授徒里門屨滿戶外友恭為江淮宣撫司幹官詳雅
沉靜從晦庵朱公深造理趣居官可紀居鄉有行女
一人適今　丞相史魯公端潔溫良婦德昭著雖居
榮貴專意儉勤儆戒相成媲古女士友恭之子履孫
通判江陵府亦克世其家云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父介躬行古道訓授閭里鄉
人尊之號雪齋先生公天才穎異陶冶嚴訓八歲能
屬文乾道壬辰入太學年方弱冠從江西象山陸公

九淵悟存心養性之學登淳熙乙未進士第初尉黃
巖士民惜其去欲共置田宅留居焉辞不受朱文公
熹為常平使者一見即與定交紹熙壬子文定丘公
宗帥蜀辟入制幙興元帥吳氏將有世襲之勢　朝
廷患之而未敢輕有變易也丘公因其病使公往視
疾以察軍情盛禮正獻辞焉復命以事實告會吳挺
死即白制帥定議差統制官權領其軍檄總領楊輔
兼利西安撫節制之草奏乞別選帥材以代吳氏
朝廷從之以張詔為興州都統一方晏然改秩知平
江府常熟縣既滿郡將以私憾捃摭倉粟累政流欠

三千斛見問士民感德至相率擔負詣郡願代償不
報竟坐貶秩故公有詩謝其邑人云牛車擔負愧高
義豈知薄命非兒寬授通判邵武軍將赴而卒年五
十三自號燭湖居士有文集十卷開禧丁卯吳挺之
子曦復歸興元果據軍以叛曦誅嘉定初戶侍沈公
詵刑侍蔡公幼學給事曾公煥吏侍黃公度兵侍戴
公溪工侍汪公逵六人同奏公問學深醇行義脩飭
見微慮遠能為國家弭患於未形乞甄錄其後得
旨特補其子祖開下州文學永心先生葉公適嘗賦
其家世友堂詩曰雀尋屋角飛燕逸簾櫳窺共賀新

宇就生物欣有依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利隨更悲別
駕公積韞不盡施温恭化群從遜梯流深規一絲必
同袍粒烝無異炊感零天上露潤浹園中葵魚蠅雖
芳鮮不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借子赤
霄羽登君文石墀樸斲吁已勤龍窓審所宜諒為前
峰近長映客星垂君家對峯即子陵墓攲語云雪齋孫不朋居
餘姚燭湖上安貧樂道終身不願仕有古人之節三
子應求應符應時皆以文學知名兄弟相愛友弁衣
草食薄厚必均應時官止邵武軍通判應符之子祖
祐敬踐祖德崇緝先志嘉之申戒為新堂名曰丗友
合饋同室期永不替將請余記之然此詩已略具矣

會稽續志卷第五

會稽續志卷第六

進士

會稽進士姓名慶元二年里人石朝英等始裒輯請于郡刻石於貢院斷自慶曆六年盖六年以前登科記皆闕其鄉里故不可考而獨載大中祥符元年杜衍一人者盖衍嘗位宰相人皆知其為越人也後來郡文椽劉庶復訪遺逸於里之耆舊又得陸軫以下凡七人予稽之國史質之傳記則姓名可攷者殆不止此如錢昆與弟易皆擢第而易實咸平二年孫暨榜第二人又與二子彥遠明逸俱中制科易嘗掌內

制父子皆名聞一時亦可謂里之顯顯者石君乃里
人何未之考也予於錢氏四人之外又得剡中史綸
及子叔軻姪安民并宏詞王俊等又十餘人錢易吳
後父除死於會稽因就裴子孫從而家焉易嘗作僧
仲休詩序云易家世越人也王十朋會稽風俗賦云
錢氏世賢科之盛史門繼衣錦之榮注云錢內翰易
會稽人景德二年中制科子明逸彥遠慶曆中並中
名差互者尤多如大中祥符五年榜孫汧居傳瑩之
制科剡中史氏兄弟相繼登科鄉號綏鄒按剡中之
前天禧三年榜孫汧居傳瑩之前政和八年榜孫昕
史乃屯田郎編及其子兵部侍郎叔軻及姪中大夫
居姚景良之前但誤今悉是正之且補其闕逸登載
安民爾綸與叔軻乃父子十
朋云兄弟蓋一時筆誤也
石刻非但踈略其間姓

于此庶來者得以考云
淳化二年孫何榜
錢昆
咸平二年孫暨榜
錢易 第二人 昆之弟
景德三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光祿寺丞錢易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
杜衍 第四人 相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

傅營　陸軫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牓

齊廓　王絲

天禧三年王整牓

傅瑩　孫沔樞

天聖五年王堯臣牓

史綸

天聖八年王拱辰牓

齊唐廓之弟

京祐元年張唐卿牓

史叔軻綸之子

寶元元年呂溱牓

沈紳　褚琛　錢彥遠

慶曆二年楊寘牓

朱奎　茹約　石牧之

石衍之　徐紘　石象之

是年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殿中丞錢明逸父易　彥遠

慶曆六年賈黯牓

何玠　朱琮　梁佐

陳惟湜

是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太常博士錢彥遠

皇祐元年馮京牓

關杞　任秉　關希聲

王醇　石麟之　馮滋

余叔良　胡穆　楊度

王霽　朱方

皇祐五年鄭獬牓

姚甫　韓希文　應瑜

張琦　李燮

是年賜九經出身

顧臨

嘉祐二年章衡牓

章蒙

傅傅正

唐彀

是年材識無茂明於體用科

明州觀察推官夏噩

嘉祐四年劉煇牓

余京　諸理　珪弟

王淵　石景淵　象之子

石深之行之弟

姚勔中書舍人　關景仁

嘉祐六年王俊民牓

錢嵊　顧沂　馮豫

褚珪　張燾

嘉祐八年許將牓

褚唐輔　關景暉景仁弟　張濟

治平二年彭汝礪牓

王長彥　余弼

治平四年許安世牓

黃兌

熙寧三年葉祖洽牓

陸佃弟三人省元孫左丞　陳兢

熙寧六年余中牓

石景略別院省元深之子　沈箋

王容淵之子　陸傅佃弟　韓羽

石景衡衍之子　關澥　鍾昇

熙寧九年徐鐸牓

史安民鑰之姪　張祖良　黃彥

虞昆

元豐五年黃裳牓

沈兗　徐充　戚儀
詹京　蔡繪　黃詔
石景衎衎之子
是年明經
朱戩
元豐八年焦蹈牓
張叡　丁希說　傅勉
虞賓　梁遘佐孫
元祐三年李常寧牓
朱興宗　陳毅

元祐六年馬涓牓
石公輔賜名公弼兵部尚書衍之孫　黃特
陳兢兢兄　朱卬　唐翊慤之子
馮谷
紹聖元年畢漸牓
求移忠
紹聖四年何昌言牓
虞寅賓弟　虞大猷
陳揚庭徽宗賜名過庭中書侍郎　姚舜明待制
元符三年李釜牓

石端中　黃日新　盛旦
錢克忠　黃無慝
崇寧二年霍端友牓
徐公佐　求元忠　陳濤
唐諫敦之子　石彥和景略子　姚棐恢
方詰
崇寧五年蔡薿牓
石端誠　季光參政　郁藻
潘彬
大觀二年賈安宅牓
王上輔　華初平鎮子
石公恕
王俊
張宇發別院省元
祖良子　待制
臧言
褚唐舉
孫甯著
黃通
張公彥
政和二年莫儔牓
石公揆景術子　待御史　翁彥約
郭元　高桓
朱常
政和五年何桌牓
傅崧卿上舍甩　錢唐休　王致柔
給事中
杜師文　葉汝平
王真卿

張翮　韓溉羽子　陸長民軫曾孫

政和八年嘉王牓

諸葛行敏　黃韶中通子　姚景梁

孫鼎　陳橐穀子刑部侍郎　錢唐俊唐休弟

宣和元年詞學兼茂科

從事郎新冀州州學教授王俊

宣和三年何渙牓

梁仲敏遘之子諫議大夫　石嗣慶象之曾孫

王賓　黃唐傑　陳陞

王休俊兄　桂章　孫彥材

宣和四年賜同進士出身

傅墨卿

宣和六年沈晦牓

諸葛行言行敏弟　胡尚智　謝作

建炎二年李易牓

唐閌穀孫　梁仲寬遘之子　詹彥若默子

陳炳　孫遹

紹興二年張九成牓

黃嘉禮　葉蕃　杜師旦

石襲慶改名延慶嗣慶弟　吳康年

石公轍 特奏狀元 公弼弟

紹興五年汪應辰牓

李孟博 第三人 光子　胡沂 第四人 吏部尚書　虞仲琳 寅姪

石師能 象之孫　王俊彥　王賓

馮羽儀 谷子　虞仲瑶 賓子　馮耀卿

茅宏

是年博學宏詞科

左迪功郎明州州學教授石慶

紹興八年黃公度牓

繆渥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牓

張攄 歸姓馮　馬佐　詹承家 京孫

唐閱 翊子 起居舍人　詹林宗 承家弟　徐几

傅世修　錢移哲　葉汝士 汝平弟

紹興十五年劉章牓

傅晞儉　黃昇　茹紹庭

梁仲廣 遘之子　吳公輔　張之綱

石懿

紹興十八年

王佐 狀元 戶部尚書　俊彥子　張穎

陸升之　高選　陸光之 長民子
周汝士　詹元宗　沈壽康
茹驤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牓
唐準 翊孫　孫大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牓
虞時中 仲瑶子　黄開　黄閌
黄閣 閌弟　石邦彦　王公衮 俊彦子
貝欽世　茅寵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牓

周汝能　許從龍　姚鈞
孫安國 適子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牓
馮時敏 羽儀子　姚廷衮　顧宣
黄聞 閣弟
紹興三十二年賜進士出身
陸游 佃孫 符制
隆興元年木待問牓
王逑　李唐卿　魏中復
石斗文　黄度 兵部尚書　莫叔光 吏部尚書

俞亨宗　許蒼舒　丁松年

乾道二年蕭國梁牓

王日永 致柔子　邢世材　虞汝翼 賓曾孫

張澤 兵部尚書　傅頤　王正之

楊寅　張宗仲　王厚之

杜弼

乾道五年鄭僑牓

陸洙　曾槩　王誠之 正之兄

黃闇 別院省元 聞兄　王訢 兼中刑法

是年博學宏詞科

左迪功郎新差充廣德軍軍學教授許蒼舒

乾道八年黃定牓

石宗昭 公揆孫　許開 蒼舒在　高宗商 改名商老

任惟寅　張拱辰 宗仲姪　錢楶 吾俊子

卜芸　張亨辰 拱辰弟

是年八月賜同進士出身

姚憲 舜明子 參政

淳熙二年

詹騤 狀元 林宗子　桂森　孫應昔

方秉文　盛勛　李友直

周之綱　唐錡　石朝英

淳熙五年姚穎牓

徐邦傑　貝襲慶 欽垂子　唐漼 準弟

厲居正　朱元之　尚朴

陳杞 兼中刑法

淳熙八年黃由牓

諸葛千能 行敏姪　趙廷昂 廷衮兄　魏挺 中復姪

朱元龜　陸子愚 長民孫　葉恢 汝士子

梁汝明　宋駒

是年博學宏詞科

從政郎滁州州學教授莫叔光

淳熙十一年衛涇牓

施累　黃邁　虞時忱 時中弟

吳芸　董之奇　陸洋

白公綽　陶廷俊　姚一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牓

石宗萬 宗昭弟 兵部侍郎　周之瑞

黃克仁 詔曾孫　應燮　郭綽

徐三畏　杜思恭

紹熙元年余復牓

陳用之 棠孫犯庙諱與文學

潘方

紹熙四年陳亮牓

宋叔壽

陳用之 再登科

慶元二年鄒應龍牓

莫子純 狀元以叔光姪有官充第二人中書舍人

王淑

馮景中 時敏子

石宗魏

王夢龍

馮大受

諸葛安節 別院省元行敏姪

莫子偉 叔光子

王度

劉宗尚

許閎 開弟

曾勳

黃紳 嘉礼子

陳無損

楊坱辰

石宗王 景術曾孫

方秉成

慶元五年曾從龍牓

呂冲之

王復明

曾黯 槩姪

嘉泰二年傅行簡牓

万秉哲 秉文弟秉成兄

袁一之

張撫辰 宗仲子

李知新 光姪孫

傳誠 墨卿元孫

胡衛 沂孫

石孝溥 宗昭子 茹槩

開禧元年毛自知牓

黃庭 度弟

張炳

楊轟

盧補之

過文煥

張浹辰 宗仲子　申宋說　梁簡 仲寬孫
田廙　任必萬
嘉定元年鄭自誠牓
同之章 之瑞弟　黃虎　諸葛興 行敏姪
余一夔
嘉定四年趙建大牓
李復 光曾孫　榮熙辰　李知孝 光孫
唐檻 翊曾孫　錢難老　茹彧
虞埴 時中孫
嘉定七年袁甫牓

孫之宏　朱晉　陳亨祖
姚翀　章夢炎
嘉定十年吳潛牓
劉漢弼　姚鏞 憲姪孫　陸若川 升之孫
丁輝 希說曾姪孫　丁燧 輝弟
尹煥　葉明道 汝士孫　周宣子 之綱子
閻璋　章又新　鄭大中
楊權
嘉定十三年劉渭牓
諸葛十朋 行言曾孫　孫祖祐 應時姪　王秬

過必寀　尤孟遠　茅彙征
王祖洽　王爚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牓
毛遇順　周溶孫宣子子　莊黻
聞人知名　王建封
寶慶二年王會龍牓
楊瑾
紹定二年黃朴牓
張松卿　任貴登　張飛卿
勞崇之

紹定四年
慶壽恩釋褐賜進士出身
王傑
紹定五年徐元杰牓
陸壑佃五世孫後改名景思　梁大受　葛焱
施退翁　孫子秀　胡昌
李衢光曾孫　陳錫禹　楊釋回拱辰姪
孫自中　王世威　陶夢桂廷俊孫
楊炎　楊國英　過夢符
王鵬舉　戴鐸　王華甫

陳煥　呂秉南　王景壽

端平二年吳叔告牓

馮喜孫 谷四世孫　俞公美　孫燁祖

嘉熙二年周坦牓

胡太初 余者子三年中詞學科第一人　過正己 文煥姪　全清夫

劉曾　孫逢辰　戴得一 鐸兄

錢紳　屠雷發　戴浩 得一子

楊珏 瑾弟　孫嘉　袁灝

韓境 琦六世孫

淳祐元年辛丑徐儼夫牓

僊釋

苗龍唐初人失其名能畫龍故呼之曰苗龍後得道僊去今龍瑞宮東南一峯崛起上平如砥人號曰苗龍上昇臺

陳明櫕陵鋪兵也人呼爲陳院長年三十有五時犯罪受杖遂蓬頭跣足若喪心者往來行歌無所定止頗能知未來事間與人言祁寒烈暑皆不畏避雪中不施一縷卧野橋上氣騰如蒸眼色正碧好以白堊書地且讀且歌字畫類五銖錢文觀者莫識中貴人典領櫕宮者憐其寒常遺以衣乃轉與貧者淳熙辛

丑歲又不雨鄉民或叩之豐凶應曰木災竹災魚災貧道災俄而高岡發洪山水暴至所經竹木盡拔魚鼈掃空陳大病不食幾月腹皮皆凹入附骨隱隱見五藏人謂其必死俄復如初有蜀客來道堂見之焚香作禮曰先生正爲鄉里化緣造橋安得來此衆如悟其爲異人神遊在彼云或問其年庚但云三十五後微疾而終豪葬溪岸未幾其徒發瘞將火之空無一物矣洪文敏公邁特書其事於夷堅卒志云

端裕會稽人俗姓錢氏武肅王之裔孫年十八投大善寺則忠落髮受戒具見佛果勤和尚與語大悅勤

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　鄭熙載　馮平國

陳膺祖

章夢璞　張良孫　任西之

陳熹之　朱元光　楊允子

葉秀發　王公大　孫嶸叟

陳肖孫　李士特

馮濟國

淳祐十年庚戌方逢辰牓　胡夢鱗　王燦

淳祐七年丁未張淵微榜

黃雷

胡杲　孫林　商又新

王祖直　董元發

寶祐元年癸丑姚勉牓

陸逵　孫象先　毛振

夏仲亨　沈翥紳五世孫　陳夢卓

唐震　孫炳炎　李碩

錢恢

寶祐四年丙辰文天祥牓

杜應之　姚會之　何林

劉漢傳　莫子材　張頤孫

住蔣山往依焉勤命典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枝旨住靈隱　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裕演法賜金欄袈裟紹興十八年移四明之育王裕莅衆色必凛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二十年十月十一日示微疾至十八日索筆書偈跏趺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八茶毗煙凝五色如車盖收舍利無数目睛齒舌皆不壞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西華初賜號佛智禪師至是謚曰大悟塔名寶勝

法慈上虞縣長慶寺僧也平日深居簡出洒埽一室終朝宴坐而庭有花竹泉石頗有幽意士大夫暇日

多往游焉慈頗能棋又善談論焚香煮茗延納無倦
嘉泰初忽謝客閉門慈年高而神觀精爽略無他故
人初不以為異會其童行辞往行在所請給僧牒慈
語曰汝去宜速回久之無耗日以為問一日言還慈
喜曰得汝歸甚好時方盛暑即令左右速具湯沐澡
潔畢易衣端坐一室其徒往視之已將瞑目亟呼之
云和尚幸自得恁好何不留一頌子曰汝不早道我
今寫不得也嗣師云但說某當代書乃云無始劫來
不曾生今日當場又隨滅又隨滅萬里炎天覓點雪
語僅脫口而逝

徐理

開慶己未周震炎牓

俞浙　季應旂省試賦魁　潘時晦

孟醇　朱國英　劉瑞龍

晏垚　陳碩

景定三年壬戌牓

方山京狀元　黃炎炊　黃遇龍

華景山　陸天驥　張霆

陳開先夢卓弟　許稟省試第二名　徐天祐

吳大順　吳天雷　王煓

淫全諸暨人俗姓翁氏世業於農少與父兄躬耕凡至林壑泉石間必宴坐忘歸人已異之甫冠即出家師授以釋典略無所解廼幡然入徑山投大慧宗杲杲曰汝有何能荅云能打坐曰打坐何爲全曰若問何爲直是無下口處杲遂知其爲法器全生長田家爲人朴野而無緣飾且不能書人呼爲翁木大一日集衆採椒全亦預焉同輩有戲之云汝試作一摘椒頌如何全即應之云含煙帶露已經秋顆顆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這回不戀舊枝頭衆皆嘆異有檀越以一度僧牒施杲命給侍者十輩各探籌以

卜其分緣全偶得之九人者皆不平之更相誶語杲
命復探之全再獲若昌左三探三得之遂師杲祝髮受
戒拙庵光居靈隱俾掌混源密主淨慈命分半座
爲衆入室全志在晦藏孤無應世念然天資夙成不假
師授雖不識一丁字而吐辭發語形爲偈頌老師宿
學所不能及尚書尤公袤寶文王公厚之丞相錢公
象祖皆與爲方外交全自號曰無用累典大刹最後
住四明之天童開禧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示寂說偈
而逝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五以全軀瘞于寺之西
錢丞相爲銘其塔

詩文

前志所載詩文起秦漢止晉宋而隋唐以來皆略之
蓋作者之衆不勝紀錄也但蘭亭詩序與誓墓文皆
王羲之作誓墓文足見其出處之大節不特以文筆
也故晉史與蘭亭序俱載於傳中志乃録蘭亭而棄
誓墓又白道猷一詩其連峯數十里脩林帶平津芳
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之句膾炙古今人口不但見
稱於白樂天而已志乃略附見於僧筮道壹事中殊
未爲當今悉爲録之以補前志之闕

高宗皇帝大駕南巡駐蹕會稽暇日觀黃庭堅所書

張志和漁父詞因同其韻比日　御製又有登臨望
稽山懷哉夏禹勤之句皆是邦光前絕後之盛事也
敢敬以冠之卷首併以唐明皇送賀知章詩附之於
後以為越紹之佳話云

高宗皇帝御製

紹興元年七月十日

予至會稽因攬黃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
詞十五首戲同其韻賜辛永宗

一湖春水夜來生幾疊春山遠更橫煙艇小釣絲輕
贏得閑中萬古名

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暉縱遠拖適天機
水底閑雲片段飛

雪灑清江江上舩一錢何得買江天催短棹去長川
魚蟹來傾酒舍煙

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氊
有意沙鷗伴我眠

扁舟小纜荻花風四合青山暝靄中明細火倚孤松
但願樽中酒不空

儂家活計豈能名萬頃波心月影清傾綠酒糝藜羹
保任衣中一物靈

駭浪吞舟脫巨鱓結繩爲網也難任綸乍放餌初沉
淺釣纖鱗味更深
魚信還催花信開光風得得為誰來舒柳眼落梅腮
浪煖桃花夜轉雷
莫莫朝朝冬復春高車駟馬趂朝身金拄屋粟盈囷
那知江漢獨醒人
遠水無涯山有隣相看歲晚更情親留裏月酒中身
舉頭無我一般人
誰云漁父是愚翁一葉浮家万慮空輕破浪細迎風
睡起蓬牕日正中

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
白鷺飛來空外聲
無數菰蒲間藕花棹歌輕舉酌流霞隨處好轉山斜
也有孤村三兩家
春入渭陽花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衝曉霧弄滄波
載與俱歸又若何
清灣幽島任盤紆一舸橫斜得自如唯有此更無居
從教紅袖泣前魚
遠矚稽山思夏后之功俯瞰濤江懷子胥
之烈賦古詩一首

六龍轉淮海萬騎臨一矣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
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瘼新登臨望稽山懷哉夏禹勤
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
艱難務遵養聖賢有一伹伻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

送賀祕監歸會稽詩 并序 唐明皇

大寶三載太子賓客知章鑒於止足抗歸老之疏
解組辭榮志期入道厌以其夙存微尚年在遲暮用
修掛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稽山遂
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遏
也豈惟崇德尚齒亦所勵俗勸人無令二疎獨光漢
册乃賦詩贈行凡預茲宴宜皆屬和

遺榮期久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
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公悵別深

寄若耶山笠道士壹 白道猷

連峰數十里脩林帶平津茆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
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世下猶有上皇民
開此無事跡以待疎俗賓長嘯自林際歸此保天眞

去會稽郡謁墓文 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
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毋

兄鞠育得漸庚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曰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古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會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孝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郡士諸葛興以文行稱于鄉嘗作會稽九頌其自序云興世家會稽倚仰巖壑推禹唆所在自少康建祠今數千載比年時和

歲豐邦人奉祀弗懈益虔因感昔人九歌之作自禹曁嗣君二相與夫英賢牧髙人孝女顯有祠宇者輒爲九頌效顰前作念昔楚騷之興蓋出於感憤而託以規諷後之模倣者如九詠九愁之類往往皆然興方蹈詠明時又其意主乎景仰先哲固無所謂感諷也直曰頌云爾間獨妄論古人不能不發其一二而其歌吟嗟歎因寓之以擬騷之聲云附見于此以其爲會稽頌也諸葛興戊辰進士第今爲江州彭澤丞

贍越山分鏡之東鬱喬木分岑叢倚青霞兮窆石枕碧流兮寶宮端黻冕兮穆穆列俎豆兮雍雍梅爲梁兮挾風雨倏而來兮忽而去芝產殿兮間見橘垂庭兮猶古壁騰輝兮珪薦瑞書金簡兮緘石匱朝萬玉兮可想探靈文兮何祕嗟洚水兮橫流民昏墊兮隱憂運大智兮無事錫鴻範兮叙疇身勞兮五嶽迹書兮九州亶王心兮不矜迄四海兮歌謳猗

聖宋兮中興駐翠蹕兮稽城獨懷勤兮曠代粲

奎文兮日星楊舲兮拊鼓吳歈兮鄭舞奠桂酒兮蘭肴庶幾髣髴兮菲食卑宮之遺矩

右大禹陵

肇三聖兮傳一中建人極兮參洪濛元圭錫兮汝績昭華歸兮汝躬大道公兮均嬗繼家天下兮繇姒氏嵩石兮發祥謳歌兮與子誓甘野兮服叛眷民國老兮貴齒席不重兮味不貳琴瑟屏兮鐘鼓置思皇訓兮克儉心敬承兮敢墜祀四百兮綿景祿兆大八橫兮垂異世越山兮蜿蜒鏡水兮漪漣煥祠宮兮屹峙肅廡祀兮愉然端冕兮龍章執圭兮琳琅想規重兮矩疊怵韶奏兮鏗鏘

右嗣王

披竹簡兮典謨聖手斷兮唐虞登群龍兮輔翊萃一
堂兮都俞知人兮帝之哲動天兮帝之德畫象兮民
不犯舞干兮苗已格迨一旅兮中興嚴廟貌兮稽陵
感會遇兮風雲崇像飾兮股肱憤夷楚兮陟陵上國忽
庭堅兮祀俄息泚麟筆兮特書喟夷吾兮有力何汲
汲兮詭誕謂明良兮相賊姦雄託兮自文慨齊東兮
毋惑仰而觀兮典禮秋俯而察兮草木殖功之遠兮
難名民之思兮無斁

右二相

睇禹陵兮巋然邃珍館兮蟺蜎敞別室兮遺像崇英
霸兮千年諗越民兮非黷祀推世家兮自遷夫肇無
餘兮開國傳後裔兮奮起痛夫楙兮深衂同國人兮
勞欲采戢兮食何味嘗腴兮志弥篤封以內兮種所
司閫以外兮蠡所知羌厲志兮澡耻迄乘時兮決機
盟上國兮王致胙按山南兮恢土宇陟鑑臺兮睨東
海矩天門兮模地戶惜規圖兮不弘幾弓蔽兮大烹
蹇七術兮遺恨悵五湖兮遐征尚蟬嫣兮復續終與
享於鼻祖之庭

右越王

書畀姒兮力溝洫民奠居兮勤稼穡降嬴劉兮言水

利嘉鄴渠兮夸鄭國慨元光兮瓠子決彼鄃封兮河之北悼一言兮貽時害諉天事兮非人力昔越守兮得賢侯慮遠久兮為民謀鏡一湖兮陂万頃備瀦泄兮歲有秋寧殺身兮利人抑洙泗兮稱仁嗟後來兮私已田吾湖兮寖湮湖之復兮疇繼侯之心兮萬世酌清流兮擷蘭芷奉明薦兮非昵祀

右馬太守廟

典午西兮金谷輩渡而東兮藹多士嘉內史兮屏浮華淡物累兮頤天粹升治城兮遐想友東山兮雅志脩稧事兮蘭亭觴曲水兮群英追雩風兮涵泳渺萬化兮均平紀清遊兮感慨剡形忘兮神詣蔚翔鳳兮一札寶連城兮千祀太傅起兮為蒼生扶晉鼎兮蹴符秦內史歸兮樂山水師萬石兮飭孫子出與處兮兩賢意易地兮皆然

右王右軍祠

山簇簇兮環湖水淼淼兮縈紆人何遊兮明鏡鳥何飛兮畫圖懷賀老兮今昔想逸致兮林廬老之襟兮天闊老之神兮秋月飛翰兮龍鸞吐詞兮冰雪際熙運兮開元司縟典兮春官凌玉霄兮倚華蓋驂駿馭兮升西崑俄清夢兮綿綿恍乘雲兮登仙覲紫皇兮

玉宸聆九奏兮鈞天牋天公兮遂志鼓于枻兮錦里
吾朋兮鷗鷺吾賓兮煙水野服兮蹁躚班衣兮娭戲
緬高賢兮非苟於去就其庶幾兮東門之傅鴟夷之
子

右賀監祠

虬髯起兮龍翔耀兵威兮八方法羽林兮嚴禁衛握
鈎陳兮掃攙槍視諸將兮噲等伍咨舊臣兮忠且武
聳萬目兮矩矱衛九重兮心膂維東南兮都會辱吾
王兮塡撫暢威惠兮千載隤福祥兮茲土瞻衮服兮
煌煌薦蕙肴兮葵觴匪震懾兮羅池亶愛思兮桐[illegible]

王之澤兮流後裔更累葉兮奮忠義孰旌表兮陪廟
祀顯一門兮厲斯世王之四世孫堅見唐忠義傳

右城隍龐王

悄叢祠兮江之湄慓予心兮肅祇表車行兮尚之祀
垂妙[illegible]兮淳之碑嗟窈窕兮踐天性一念烈兮萬古
鏡山眉兮蒼蒼江練兮茫茫江之水兮可竭娥之靈
兮不可歇

右曹娥

會稽續志卷第六

會稽續志卷第七

雜紀

前志有雜紀一卷蓋采會稽諸書之言越事者然遺逸尚多輒採摭傳記以補其未備改越為山陰實自始皇前代地里書昔不略及黃公之賢列于四皓在秦漢時乃里人也後世亦罕知之非越絶書及會稽典録則泯然無傳矣故特表於卷首又予纂嘗有雜說一編其間一二條偶記越中事今删取而附之卷末云

山陰得名於秦

秦始皇三十七年東遊會稽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南海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 越絕書

秦刻岑石

秦始皇帝東遊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文六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 同前

黃公嚴遵

會稽太守王景興問士於虞翻翻對曰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柞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首不拜志凌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 會稽典錄

梅梁

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蓋漢梅子真舊隱也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為它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張僧縣圖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 四明圖經 按前志餘姚梅澳湖在縣東北十八里舊經云昔有梅樹吳時

採為姑蘇臺梁湖側猶多梅木俗傳水底梅梁根也有巨木湛卧湖心雖旱不涸不露十道志又云吳起建鄴宮使匠人伐材至明塘谿口梅下俄見樹長堪為梁伐材還都梁已足無用而此木一夜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溪中水旱則自浮沉一云用為禹廟梁是也舊經又云梁時修廟惟欠一梁忽風雨漂一木至乃梅梁也今以二鐵絙繫楹間又傳夜或大雷雨梁輒失去比復歸水草被其上人以為神縻以鐵繩然猶時一失之據此則又非因僧繇所畫異也今梁在禹殿側長不能尋丈乃他木爾猶之鐵或謂梅梁久已神化故非其昔抑詩人好奇多見題詠當有卓然不惑者能究其實故備述之以見同異

禹廟元圭

越州禹廟有元圭匱藏之色黑如黳徑五寸厚寸餘肉好相倍上下有邸州將常封鑰泊宝編或謂元圭得於太原藏於御府今廟中所存未必真也

蘭亭水黑

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 真宗皇帝御書故也當朝廷每有頒降詔札則池水盡黑可以

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嘗記其事申同前全亦不然

玉帝賜黃汝楫五子登科

越人黃汝楫家頗富饒宣和中方臘犯境以素積金錢緡錢瘞于居室避地山間忽賊黨執白旗來楫且拜黃驚懼答拜認其人蓋舊僕也云吾主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贖則釋之否則殺黃惻然閒所囚幾何人曰無慮千數曰我藏物可直二萬緡欲舉以獻而贖其命可乎歸報如其請乃悉發瘞藏輸其營千人皆得歸詣黃謝為之誦佛祈福歡叢如雷亂定夢金甲神從天而下呼謂之曰玉帝有敕汝活人甚多賜五子科第至紹興中黃為浦江令其子開閎閱同登乙科後二子聞閶繼之如神所告

唐少卿宅

會稽唐氏居新河坊蓋宣和中鴻臚少卿翊所營也會連守楚泗台三州未嘗家食前後門雖具皆未開守舍者但自側户出入少卿長子閎由鄭州通判代還一術士善相宅至唐氏新居夜登屋卧視云此宅前門開則出兩府後門開則出臺諫而所應者非本宗其後建炎四年高宗駐蹕於越凡空第皆給百官寓止謝任伯為禮

部尚書居此宅拜參知政事中使宣召開門赴都堂
治事上虞丞婁寅亮與唐爲姻家暫假館投檢奏封
章乞立繼嗣　中旨除監察御史開後門詣臺供職
言果驗云

養素先生

明州定海縣補陀洛迦山蓋觀音大士示現處遠近
致禱或見善財童子金剛神達磨等相紹興十八年
三月史越王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皆鄱陽程休甫
泛海詣山扣寶洞禮謁無所覩但感瀹茗浮花
殊不愜晡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
[illegible]而上忽見現[illegible]色身照耀洞府[illegible]瞭然程所
[illegible]然惟公更見雙齒如玉雪天將暮有一長僧來
訪云將自某宮歷清要至爲太師又云公是一好結
果底文潞公它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後
二十年當與公相會於越遂告去送之出門俄不知
所在乾道戊子公以故相鎮越一夕典客報有道人
稱養素先生言舊與丞相接熟不肯通刺字疾呼欲
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譚論鋒起索紙數幅大書
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
之清話遽擲筆不揖而行公大駭遍遣兵吏尋覓不

復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此道人皆大士見身也相距二十年淳熙己酉公正位太師自道本末云爾

石師聖不願賜錢

會稽新昌石師聖家極貧甘於枯淡未嘗以利欲為心小女求十錢買線無以與之女入房啜泣石歎曰吾家世清貧固窮守約致汝如此命也日且暝聞中庭索索如垛錢聲出視之堆積砌下已及三千緡覆以青布巾石夫婦奉繼母王氏焚香拜禱曰師聖家雖枵單亦可自給若蒙上天昭祐使母子康寧得保常產福垂後裔天之賜大矣非意之財誠不敢受俄覺青布漸低錢收飛上庭空如掃名又下階謝時宣和元年也明年長子嗣慶魁鄉舉遂擢第又三舉次子延慶繼之復中博學宏詞科為時名士

新昌石氏墳

新昌石氏之祖本山東人因適越挈家徙居焉時有韶國師善地理每經從石必迎佇致敬其妻嘗出拜曰夫婦皆年老欲從師求一藏骨地韶許之與往近山得一處五峯如蓮花溪流平過其下回抱環揖指示之且蕝識窆定而去翁媼葬焉後數十年孫曾登

科相仍至以百數宣和以後頓衰越五舉畧無齒鄉書者而里中一民家產寖豐生四子容質如玉或告石氏是人竊以父骨埋於君祖塋之上故致此密引石往發土得木桶藏枯骸其中棄之民家自此遂微四子相繼夭逝先是石塋有棠梨一本每抽新枝則族系一人必策名若改秩或一枝萎折則有當其卧者民思報怨夜往伐其樹自是科級視昔年弗逮云並夷堅志

翟公巽用越事精當

巽帥越郡人安其政迨去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牘以來即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姑為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如此梁谿漫志

陳舜俞知山陰不散青苗錢自劾

熙寧三年六月降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軍鹽酒稅坐違詔旨不散常平錢物自劾也國史其自劾云臣準州牒前後録降勑命及轉運司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等近準勑條將常平廣惠倉錢斛依陝西青苗錢例每於夏秋已前約逐處收成時酬價立定額支每㪷價例曉示召人情願請領隨稅送納斛㪷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並許從便雖

時價極貴比之元數取利不過貳分即不得障遏民
户不令請領及有不願請者亦不得一例抑配者臣
伏見民間出舉財物其以信好相結之人月所取息
不過一分半至二分其間亦有乘人危急以邀一時
之幸雖取息至重然猶不過一倍比及收斂或賫持
饋餉務為歡悅詣門負載不責輸送或始約緡錢而
償穀粟始約粱稻而償布縷斂者以得為幸償者不
一而足至有改為後期變取庸賃下雖魚塩薪蒸穫
鉏錡釜之類皆以其價取之盖苟不務此貧疾逃亡
空有質劑官不為理此天下出舉之常也今　朝廷

所置官局募民耆苗貸取錢斛以為寬農振乏之
惠故所設法槩以周密出舉給納皆從民便然要之
人情以米粟出納不若用錢之簡便也今使有司必
約中熟為價貸民以錢度吾民非歲大稔米穀至賤
亦必償緡錢而出所謂二分之息耳然所謂二分之
息者今約為陸月而以算數求之在民間一倍取之
於民猶足為補助盖不思責辦州縣期會輸送卒無
逋負之理欲如私家雜償他物勢亦無由倉庫給納
人情乞取如款隨形雖皐陶設法而身行之亦不能
盡比之民間取與相安而無督責威刑之懼臣以謂

雖曰官所斂息尚輕固已減民間一倍之重矣
勅意又慮州縣不能曉知新法之意而以錢斛抑配
百姓故復申飭講解著為條約然臣體問方今小民
貲乏十室八九應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勝計為國
論者及憂抑配斯過計矣蓋譬如孺子見飴蜜必奈
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以生疾今為民
官長止其窮濫不使受債輕費終蹈督責之困愛之
惜之不為無意昔者
祖宗著令諸以財物相出舉
任從書契官不為理保全元元之意蓋深遠矣今乃
官自出舉債又為賞罰奬勸惡吏誘之以便利嗜之以
威刑方之舊法亦已異矣且臣再讀
詔書以謂抑
民之絕抑兼并法無出此及見有司申明科條又使
十戶為甲甲中須有上三等一人充保浮浪無抵當
之人不得一例俵散夫謂之浮浪鄉人之所不保止
是乏絕至甚濱於轉徙溝壑之人今固不蒙其惠矣
復欲藉此以抑兼并臣恐法終行特為天下兼并之
地耳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倉非能人人計口而
受餉也蓋市井田里常有穀價踴貴之時官以常平
之粟減價賤糶則積穀者自然不得復珍市深藏以
邀貴價於是生民陰受其賜矣今朝廷以新法散常

平爲青苗催恐不盡使倉庫既空饑饉荐至則兼并之民必乘此時有閉糴而貴糶者未知州縣將何法以制之斗粟萬錢未可知也此豈不爲兼并之利哉臣又竊爲兼并者之計今官既放無庸爭利但可藏鏹坐待鄰里之人逋負青苗惡吏嚴督之時賤買人之田宅和質人之妻孥而已此臣故曰特爲兼并之利也詔意又恐州縣避事不務推行新法抑遏人户不肯俵散是尤不然臣嘗私爲州縣主者之計令必使奉行新法姑縱之貸亦不患斂之之難也蓋 朝廷設法已分爲夏秋二料五月放秋料正月放夏料所斂秋料正在正月間所斂夏料正在五月間所不過給秋料使以納正月所舉者給夏料使以納五月所舉者但計所當息錢益所給爲所納耳若然則是使吾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常兩輸息錢無有窮已萬一如此則是別爲一賦以敝生民非 朝廷王道之舉也臣雖愚暗嘗深世務官於縣道職在愛民今不敢苟免按問雷同官吏誘陷小民日入困敝在犬馬之心亦深惜輕誤 聖朝別生此賦所有青苗新法難効以聞 舜俞文集 舜俞以嘉祐四年制科第一人至是法

當召試因此遂繳納召試劄子其奏有云臣官於縣道世謂畏途行身至危臨事無術簡書正密未必保全日月尚賒恐頓追奪其中書劄子一道不敢祗受謹奉表辭避繳納以聞文集史謂舜俞尋上書稱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參知政事馮京欲緣此復用之宰相王安石曰為人反覆如此豈可用也故京師有陳舜俞曰悔青苗之語聞者以為笑此語恐傳者之過何以言之按舜俞有南康軍到任謝表其間有云伏自陛下大明繼照百度惟新臣忝預搢紳粗知鼓舞逮奉青苗之法曰為大政之先衆人以謀始之難駭其近利愚者雖成事而闇尚欲有言若乃懷異議而奉行張空文而布告諷止民吏欺罔朝廷人或有然臣則不敢使舜俞果上書再稱青苗實利則表中豈復敢為此言摟鑰題舜俞集後云王文公得君用事法變更新諸若大臣爭不能得祇戢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偕為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為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取膴仕者公方宰山陰既嘗中大科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執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哉讀此則前事之誣可以無辯矣

記李莊簡公語

李參政罷政歸鄉里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自感陽憤切慨慷形於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一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襪時也陸放翁渭南集跋李莊簡公家

石昉墓柘木

石氏宗譜新昌石昉墓前有柘木生而內向覆墳如蓋然守墳者言每有登科者則柘有枝特生一枝一人或二三枝則二三人云 王十朋會稽風俗賦注

眞宗旌表裘氏門閭

眞宗皇帝嗣位之十四載十一月詔下會稽旌表裘氏門閭從守臣之請褒孝義勵風俗也昔裘牧爲大夫世居中國至十七代孫睿仕西晉值永嘉之亂乃隨元帝渡江避地婺女遂隱而不仕其子尚[illegible]熙中徙居會稽縣南三十里世勤耕桑家積仁義越五代當 聖宗乾德年踰六百載人無別居內不異爨大中祥符四年郡邑始能知裘氏尚至可暄已十九世矣暄孫冶始從學有文行稱於族中爲鄉里推重曰薦于縣縣薦于郡郡奏于 朝廷勑下旌表門閭蠲復徭役冶生子四人曰仲容仲華仲舒仲莊仲容事母尤謹慶曆中母病亟仲容兄弟倉皇侍疾醫治無驗歎曰嘗聞古人有割肉可以愈親疾者乃割股飼母弟仲莊亦將刲之聞兄已進乃止母食之果差是時雲霧蔽覆其家里人駭觀精誠之感也 過勗裘氏義門記

神宗旌表劉氏門閭

熙寧十年余為越州聞上虞縣娥眉鄉劉承詔家同居四百餘人同籍者十世具以上聞乞不以常制之限旌表門閭廣厚風俗既而特賜可奏有司於是即其居之前建所謂綽禊門門外左右以土築臺高下廣狹至於赤白之飾既皆如勅之格而常賦之外悉免徭役與仕者等皆如律之文趙抃劉氏義門記

朱娥

朱娥越州上虞縣朱回女也幼失所恃鞠于祖母一[illegible]人朱顏聞[illegible]莫不潰散娥方年十歲奮躍號呼冒前抵顏顏力屈勢蹙祖母雖中傷賴以脫去娥懼追及挽終不釋顏不勝其忿手刃娥數十卒斷其吭氣垂絕假息猶恐及其親也獄具祖母猶坐詬詈郡從事虞公太寧進議曰論法誠宜顧無以慰沒者之志太守張侯從而釋之仍以其事聞上後三月有語安諭其家賜帛六束米三斛鄉人壯而義之為設祠位春秋祭焉從事虞公適當其時乃疏其本末著之石刻故僕得以考其詳而知歲月之攸始實治平三年二月甲午距今四十有九年矣云云政和四年八月記江公亮朱娥新祠記立祠與曹娥夾江相

望墓在上虞縣西一十二里 華鎮覽古集

姚令聲

姚宏字令聲越人也父舜明廷暉嘗任戶部侍郎令聲少有才名呂元直為相薦為刪定官以憂去秦會之當國婁求官不報張如瑩澄與令聲為中表令聲托為扣之秦云廷暉與某靖康末俱位柏臺上書粘罕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云經夕復見歸竟不僉名此老純直非狡獪者聞皆宏之謀也繇是薄其為人如瑩以告令聲令聲曰不然先人當日固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所上書與當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美名用此誑人以僕嘗見之所以見忌已而言達于秦秦大怒思有以害之會令聲更秩調衢州江山縣適當亢旱有巡檢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試之果然而邑民訟其以妖術惑衆追赴大理竟死獄中初令聲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人休咎語令聲云君不得以令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監杭州稅三載足跡不敢登吳山將赴江山自其諸暨所居趨越來訪帥憲既歸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愒路傍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盛開妍甚可愛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

五月五日令蕆慘然登車未幾遂罹其禍弟寬字令威問學詳博注史記行於世三乘九流無所不通紹興辛巳歲元顏亮寇淮江浙震恐令威云木德所照當必無他故詔書云出戚星臨於吳分是也高宗幸金陵以其言驗(炎)令除郎召對奏事之際得疾仆於榻前 上念之(王明清揮麈後録)

李莊簡公詩

李莊簡公光作詩極清婉可愛亭當見其越州雙鴈道中一絶云晩潮落盡水消消柳老秧齊過禁煙十里人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為中司所擊令命下送漳州安置差容院使臣伴送公戲贈之云日孤村對落暉瘴煙深處忍分離追攀重見蔡明遠贖罪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鳥共墮北轅應許鴈相隨馬蹄踏遍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有深意(雲溪雜紀)

李孟博

李孟博莊簡公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卒於瓊州未一年數月前忽夢至一處海山雲霧樓觀特起雲霄間有

軒牓曰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既寤知其非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于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王佐以第二人升大魁莫子純以大魁作第二

紹興五年廷試唱名有官人黃中第一　高宗曰故事如何沈與求曰皇祐初有官人沈文通第一

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琰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　上曰此故事也乃擢次名汪應辰為第一人自後秦熺董德元許克昌趙汝愚莫子純許奕皆有官為第二而陳誠之王佐梁克家蕭國梁鄒應龍曾從龍俱以第二人升惟政和八年嘉王楷第一登仕郎王昴第二　徽宗宣諭嘉王云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為牓首昴遂以有官人為第一子家有是年登第人告云勑頭王昴是擢昴為魁甚明今登科記尚以嘉王為第一人非也　按是年王月九日有旨同年小錄止用第一人嘉王楷字德遠登科記只據小錄初不曾見登第人告及不

曾考國史

五天非秦封松處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為松蓋樹在泰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皆循襲不考之過也紹興府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對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為郡幕官搜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為然故賦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廼在泰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審遂以為實子嘗過其處見道傍有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廼會昌三年余球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並雲雜記

拾遺

會稽山為東南之鎮隋開皇間詔就山立祠天寶中封神為永興公後加永濟王今廟在鎮塢著于祀典廊廡之間像設已不經而禹廟又有稽山神祠不知何時俗工於神像之下塑一白雞蓋訛會稽之稽為雞犬之雞疑以傳疑謂蟲雞所食也於是相傳神能司百蟲凡神前土偶異狀有手持蜈蚣蛇虺者綠衣百蟲司判官凡農圃庫店有螟螣鼠蛀之祈賽以所塑者亦幘而白羽故所殺必以知幾千百雞也往歲東萊呂延年為郡幕經此祠遊觀命屏去雞蟲然愚俗相承割雞如故猶以孤山為大小姑子胥為多髯非有識者殆不可告語也又禹祠勾踐之旁復塑一婦人像云西施也尤不經之甚他日必有能是正之者因併記以竢

苦竹城在山陰縣常喜門外西南二十九里越絶書扁舟激浪花當時兒女來驚嗟歸來苦竹城池就始覺忘家是保家

八仙家在會稽縣五雲門外東四十五里地名白塔稽叔夜過越宿傳舍遇古伶官之魄而得廣陵散其

聲商絲緩似宮臣偪君晉謀魏之象也其名廣陵散離散播越永嘉南遷之兆也曲終指其葬處至今窟穴猶在

石門在嵊縣五十餘里謝靈運隱居之所也靈運詩云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即此地也

華鎮會稽覽古集餘姚縣四明山廣利侯祠前有雙石如筍梃然數尺野花叢生其頂杜鵑鳴時爛若霞錦

國朝 祖宗遏密皆三年不榮職方齊唐嘗為之贊鎮詩云千尺相高卓翠岷雨餘雲外霞鱗皴鼎湖龍去蒼髯斷三載叢花不記春予按廣利侯廟實在上虞縣南五十里非餘姚也不知鎮何據而云四明山也鎮云齊唐嘗為之贊今唐贊云越州上虞縣雙筍石云云此固明言為上虞矣豈鎮得於傳聞未嘗見此贊耶唐集又有上虞縣重修廟記言之尤詳記云廟中筍石雙峙峭若桓表有芳樹二特生其端春物向榮鮮蔭如繢屬 太宗 眞宗遏密之際瘣疾者三載慶蹈之旦韓蕚依然讀此則鎮誤無可疑者

潮賾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

論而不議潮六合内物也愚生長海濱往
来錢塘五十年矣幼讀文粹得唐盧肇所
賦已知其踈貧不能盡見天下書獨以意
推測攷之靈素之經驗之氣血之運稽之
陰陽揆之物理舟師蜑户旁究曲詢盡潮
之情極潮之変欲論其所以然之狀未敢
也晚閱高氏會稽志所載抱朴子吳地志
丘光庭鄭遂燕龍圖諸家之說自遂而上
荒忽誕謾不足論獨錢塘之潮天下偉觀
燕公所謂沙潬（徒旦切）已盡其理諸家言錢
塘者盡廢愚之說念不可以不槩見則没
為問者凡十七條輯而賦之名之潮賾顧
豈敢自以為是哉後世有揚子雲猶庶幾
其不廢云耳嘉定甲申仲春朔日同安朱
中有書

或問盧肇云潮及晦乃絶過朔乃興月弦乃小贏月
望乃大至又曰月之與潮皆隱乎晦又曰日月合朔
之際潮殆微絶是耶非乎
荅曰非也肇未嘗識潮晦前兩日潮已七八分矣
或晦日已及十分朔日正屬大汛而云潮隱乎晦

合朔之際潮殆徹絶可乎肇以月之盈虧為潮之大小合一月兩汛之潮獨歸之望謂潮始大至不知朔與望均大至也

或問盧肇云日激水而潮生又曰潮夜大而晝稍微又曰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曰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此或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潮之往来不足以怪是耶非耶

荅非也曰之西没東出悉有定時如肇所論曰海水長而退則東長曰漸向東則潮漸落則是一晝夜但一潮耳今長曰東出海則潮漸

一日一夜凡兩潮隨十二時遞為進退常差四刻正晝當午日固麗天未嘗入海潮之大至固自若也肇乃謂潮夜大而晝稍微豈其然乎肇之不識潮審矣肇賦始舉此兩端既不識潮其餘繚繞遷就之說不辨可也

或問子言盧肇未嘗識潮所賦不必攻而自破既聞命矣敢問抱朴子所謂夏潮大冬潮小春潮漸起秋潮漸落又云天河隨天轉入地下與海水合三水相蕩天轉排之故激蕩而成潮是耶非乎

荅曰非也此與盧肇之不識潮均一律耳夏潮晝

甚小夜乃大冬潮晝稍大夜乃小春秋之中潮極
大晝夜適相等所謂天河特以形似豈真有水晝
夜之間天未嘗不轉苟如其說激蕩成潮則是潮
晝夜不息何得一晝夜間再進一再退其說踈矣
或問吳地志云潮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
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又云子胥種蠡之神是
耶非乎
荅曰所言晝夜再來朔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
此真識潮可以破肇與抱朴子之謬矣曰胥蠡云
者非也

或問丘光庭設漁翁問錢塘之潮所以特大而激湧
者是耶非乎
荅曰非也光庭謂漸之發源不過千里江水入少
海水入多故潮特大此不必它求慶元定海海口
至上虞堰下無三百里江水可謂入少矣而潮之
入固平平也
或問鄭遂洽聞記所論是乎
荅曰非也其論乃衍抱朴子無足辨
或問燕龍圖潮論是耶非乎
荅曰序固言之錢塘潮頭沙渾之激諸家之論盡

廢今子欲詳之乎嘗試與子於一溝之内觀之引水淌溝則其水必平進於溝之半累碎石而為齟齬從上流傾水勢必經齟齬而斗寫於下水之激湧無怪也燕公所謂潬者水中沙也錢塘海門之潬亘二百里夫水盈科而後進潮長未及潬則錢塘之江尚空空也及既長而冒之自潬斗寫入江又江沙之漲或東或西無常地潮為沙岸所排助其激湧震天動地裁裁而來水之理也曷足怪乎愚所謂齟齬者猶之潬耳故錢塘候潮候率遲於定海者定海平進而錢塘必俟登潬而後至於江甘

初来也從浙江亭望之僅若一線非潮小也遠所見微耳漸近則漸大非潮大也所見漸近也漸大固宜及夫潮退則或由潬中低處或從潬兩尾滔滔以至於海蓋潬中高而兩頭漸低高處適當錢塘之衝其東稍低處乃當錢清曹娥二江所入之口錢清江口潬最低潮頭甚小曹娥江口潬稍高於錢清故潮頭差大是說也習於海道者莫不知之子欲詳燕公之說愚不得而不詳之也或問前人之論或是或非既聞命矣敢問子之說何如

荅曰愚不敏何足以語此物格知至粗嘗學焉欲知潮之爲物必先識天地之間有元氣有陰陽元氣猶太極也絪縕兩間希微而不可見陰與陽則生乎元氣者也本之而生亦能爲之病焉詳荅在後何者爲病嘗嘗暘常雨是也當陰陽二氣之極則元氣不能勝詳荅在後子欲知之幸反覆其問

問者曰子所言元氣陰陽二氣與乎潮者何也

荅曰夫水天地之血也元氣有升降氣之升降血亦隨之故一日之間潮汛再至一月之間爲大汛者亦再一歲之間爲大汛者二十四元氣一歲間升降爲節氣者亦二十四潮二十四汛隨之此不易之理也

問者曰潮之隨元氣升降也子何以知之

荅曰察於吾身而知之也一身之中有元氣有陰陽元氣盖血所受以生者既生矣則血爲榮氣爲衛血爲陰氣爲陽周一身而不可見者元氣元氣之運周流乎脉絡而血乃隨之一日之潮凡再進退一身之血隨氣而進晝夜未嘗息也攷之素問用鍼之法當以日加之宿上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十四宿水下五十

刻終日之度也從房至畢為陽從昴至心為陰陽
主晝陰立夜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二
刻在少陽三刻在陽明四刻在陰分水下不止氣
行亦爾又難經脉候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
百息脉行五十度為一周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
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故五十度復會於太
陰十口注云人氣始自中焦注手太陰行其經絡
計二十四亦復來會於太陰此是脉之大會始終
各計二十五度以此推之人氣一晝夜之間行陰
行陽各二十五度潮一晝夜隨元氣升降者審矣

問者曰子言歲二十四氣潮隨之為二十四大汛
者其略是矣然朔望為大汛之候而節氣十有五日
一易散諸一月之中不專在乎朔望潮何為而不隨
之

答曰元氣一晝夜小升降故一日之間潮凡再至
一月之間大升降故十五日而易一節以律管候
氣驗之管之長短不同其氣至則其管應元氣升
降有小有大審矣天地之數奇而不齊者也故月
有小盡大盡歲有一閏再閏潮之為大汛也隨大
小盡與閏亦未嘗差焉驗潮之大小莫若錢塘與

西興也雖以朔望為大汛之候然晦前二三日望前一二日潮盖有登閘者或朔日二日三日四日不登閘至五日而始大或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不登閘至二十一而始大西興之閘稍低於錢塘或至二十三日潮亦登此無它節氣參差不齊則潮亦為之進退如前所云或攙前在二十九三十及十四十五或落後在初四初五十九二十二十一其大槩固如是也

問者曰子言二十四汛隨二十四氣詳且明矣或有非時而潮忽大當汛而潮忽小者何也

答曰愚測之審矣非朔望正汛而大或當汛而反小盖適遇巨風風順則推之而來後浪擁前故忽大而且久不退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遏後故驟小而且久不進耳癸未九月二十七八間東北大風慶元城外沿江平地潮七二尺餘河水為醎鹵所雜魚悉浮此其驗也前史所記海溢人非由巨風盖天地之変元氣之病者是也

問者曰潮一晝夜小升降則三百六十之晝夜大小一律可也今夏之日晝潮小夜潮大冬之日晝潮大夜潮小俗所謂潮畏熱畏寒是耶非乎

答曰潮畏熱畏寒雖出俗說實確論也愚固言之

矣陰陽生乎元氣至其極也元氣有不勝焉夏為極陽日昱乎晝陽氣特盛元氣雖升而為至陽所迫氣不得伸故潮亦不得而遂格之於物以火爨鼎水半於鼎火氣既升水從而湧此元氣升而潮進之象也於鼎之上置鉄炙床熾炭其上則湧水為火所熛而復下此潮當進而元氣為至陽所迫而不遂也冬為極陰日既西沒陰氣特盛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不遂正與夏同亦猶鼎水方湧以踈箔覆鼎置巨冰其上冰氣嚴沍湧水復下均一理耳畏熱畏寒俗說是矣特不能推其理耳

問者曰子言夏晝冬夜元氣為至陽極陰所勝潮不得遂者是矣敢問夏夜冬晝潮能大者何也

荅曰夏晝陽極元氣為陽所勝冬夜陰極元氣為陰所勝故潮小夏夜日既沒陽氣少衰冬晝日既出陰氣稍歛元氣得伸故潮得遂而稍大此甚易見驗之於身夏之日陽特盛榮血得行（素問謂血淖液是也）故面與身多紅而澤氣則喘促咽塞呵之而無所覩氣陽也為至陽所勝故不能自伸猶潮之長熱而小也日既入陽漸殺（去）人氣少舒猶潮至夏夜而能大也冬之夜陰特盛榮血消縮（素問謂血凝泣泣如水中）

居雪故指面皺而肌革燥人呵氣則油然而出皆可以見血陰也為至陰所勝其不能伸出猶潮之畏寒而小也日既出人血少舒猶潮之至夜晝而能大者皆一理耳

問者曰夏晝潮當小而能稍大夜當大而反小冬晝潮當大而反小夜當小而反大何也

荅曰此乃陰陽之氣錯繆顛倒夏當南風以陽方助至陽故元氣為至陽所迫而潮小或者比風起以陰方氣從所勝而來陽為之辟易故潮遂能稍大夏夜潮宜大也乃與晝日同其微者冬三伏中或陽氣酷烈融而不收陰不足以禦之故潮亦從而小冬或冰雪不解固陰沍寒故晝日宜大而反小冬夜宜小而反大者冬當北風以陰之力助至陰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小或者風從南至以陽方氣從所勝而來陰為之辟易故潮亦能稍大此乃陰易之變元氣之病耳

問者曰元氣升降四時則均何獨八月潮特大詠歌游覽特盛此時何也

荅曰何獨八月之潮亦甚大也何者極陰極陽故冬夏之潮有大二月八月日月望前後陰

陽之氣適中元氣得伸潮得遂其大也固宜錢塘風俗喜游二月花時競集湖山閒非獨不暇觀潮而天色尚寒弄潮兒難以久狎於水故是月之潮無所稱道八月乍涼而天色猶熱弄潮兒得盡其技人情久厭城居故空巷出觀以此獨稱八月潮大耳吳地志亦載二月八月潮特大其說極是

問者曰潮之為義既聞其詳請賦其略何如

荅曰唯唯

吾聞三才之道相與並立未有天地是謂太極太極之分為陰為陽離一而三極固自如所謂元氣猶太極之一也人之生也稟乎血為陰而氣為陽元氣無形而非出入之息也天地雖大具於吾身氣之所至血亦隨之水者天地之血海為水之所歸元氣升降而水有進退故潮者元氣之升而血之溢也人之血氣分晝夜而行陰陽潮亦晝夜再至信斯理之必也元氣有大升降一歲之終為節候者二十四潮之汛亦二十四此灼然之明驗而非出於臆也人之血冬為極寒所薄故指皺而皮毛枯入之氣憂為至陽所鑠故呵之而無所覩猶夫夏潮小於晝冬潮小於夜元氣為陰陽所縢則不得伸而潮亦莫能遂其餘

也今夫爨鼎而湯湧爨者元氣而湧者潮熾火置冰於鼎之上則湧者復下潮之畏熱畏寒夫又何足怪也凡百川之接於海潮之進也皆緩獨錢塘之為江勢洶湧而湍悍江之接於海也既廣外復隔於沙潬徒旦切潮冒潬而斗寫為天下之偉觀觀夫潮之將來先去以清風渺一線於天末旋隱隱而隆隆忽玉城之嵯峨浮貝闕而珠宮尔若鵬徙又類鼇抃蕩潏衝突倏忽千變震萬鼓而霆碎掃犀象於一戰既朕喪而心折亦神悽而目眩已而潮平迤邐東去探造化之默識攷物理而頓悟寧曰怪神豈藉人力皆一氣之自然紛衆論之辟易笑祖龍之回渡凜氣讋而怵惕悵吳兒之浮誕謂強弩之可射暴秦東游欲厭王氣武穆捍堤萬世之利迺今日之駐蹕發天地之奇祕朝見曰朝暮見曰夕表臣子之至敬實取象於潮汐俗呼汐曰澤儼皇居之壯麗來玉帛於萬國鬱葱芴而佳哉綿宗社而千億謂余不信請觀於潮亦足以知中興之可冀而識天地之闔闢也

潮賾既出親舊書來問閏年多兩汛與節氣二十四不相應愚荅之曰前問荅中謂天地之數奇而不齊月有大小盡歲有一再閏潮之為大汛隨大

小盡與閏亦未嘗若節候參差不齊故潮汛亦有
搖先落後之異此數句特舉其略不曾細細條析
故未免致疑耳今以壬午癸未甲申三年一閏考
之壬午正月一日雨水次癸未次甲申置閏在甲
申八月是年十二月十九却是乙酉正月立春節
壬午少了一箇節氣甲申年尾却攺了次年節氣
十二日二年雖是多一箇閏而節氣只是七十二
箇遞相乘除均攤其間蓋節氣日合均在三百六
十六日內雖大略十五日一易然壬午年五箇節
氣十六日一易一箇節氣十四日一易癸未年五

箇節氣十六日一易甲申年六箇節氣十六日一
易三年中展了十六日縮了一日（若不展填不得本身所餘六日）
更增十八箇小盡添得一箇閏月折除外只多兩
日今以甲申本年論之雖是十三箇月有二十六
汛前八月二十九秋分閏月十五寒露九月一日
霜降節氣只是十五日潮未嘗不同之蓋天地之
數不齊節氣贏縮全在巧曆運用若謂閏月多兩
汛則甲申年頭占癸未大寒八日年尾占乙酉立
春十二日謂之閏年多兩節氣可乎況年有閏潮
亦有閏何以言之一日兩潮一月六十潮人知其

如是而已一潮遞差四刻俗謂一潮蹉五里兩潮占十二時八刻以一月十五日一汎按錢塘餘姚潮候初一午時日潮數至十五日子時夜潮只有二十九潮盖初六日日潮申末夜潮至更後初七日日潮寅時晚潮酉時所謂日潮寅時即是初六夜五更之潮在此處遞互趲欠一潮以一月計之欠兩潮一年欠二十四潮五年欠百二十潮正當再閏兩箇月折得恰好以此益知潮與節候未嘗有纖毫差但今人曉曆法者少愚亦只能言其大槩耳今當於賦中非出於臆也之下增入年之有閏潮亦有之計一月不盡之潮積於五歲之再閏考節氣之贏縮蓋未嘗不相入也然後潮之情變無餘蘊矣

會稽續志卷第七

會稽續志卷第八

越問

越問序

越　民　孫　因　撰

莊舄越人也仕楚而為越吟夏統越士也入洛而為越唱越俗之好吟詠其來尚矣亦聞有大述作者乎蘭亭有序修禊事也金庭刻銘突軽舉也康樂山居之賦陶性情也徼之州宅之詩寓物景也若是者謂之大述作可乎曰未也若昔河宋柳先生會粹三河之遺事網羅千古之異聞作為一書問以昭來世斯文

也可謂大述作矣先生晉人也居晉土習晉事爲晉
問戢也晉有堯之遺風不可以有加矣居乎越者亦
知越之事可與晉方駕乎晉堯都也越舜禹之邦也
古有三聖人越兼其二焉加以種蠡之所經營王謝
之所栖隱司馬遷李太白杜少陵之所游覽以至
國朝諸名賢之所流詠班班可攷而大述作未聞也
惟紹興間狀元王公以幕府元僚援筆作賦搜奇抉
異雄麗卓偉雜用二京三都晉問体盖自有會稽以
來之大述作也然嘗熟複詳繹其間猶未能無遺恨
焉何者越之四封最爲廣袤南踰句無北畍禦兒東

至于鄞西盡姑蔑至後漢時堀封尚數千里今之越
雖非昔之越然都督一道封疆猶不爲狹而斯賦所
録止及境内之山川此其遺恨一也會稽土地所宜
以金錫竹箭爲稱首戢方氏九牧之貢莫先焉盖金
錫竹箭戎備所資非其他一草一木比正當表而出
之而是賦所述乃雜舉夫秔秫乘蠶楓松桐梓雞頭
鴨脚馬乳鳧茨木蘭海榴園蔬木菌之屬他郡獨無
之乎此其遺恨二也並海魚塩之饒東南大計仰焉
柳河東晉問於魚塩一物各爲專條以侈其富饒鋪
張揚厲無慮数百字彼三河所出尚未敵海藏之什

一也茲賦纔一語及之往往纖悉於赤鱔黃頼之族
而闕略於縱罄之巨鱗搜羅乎餘粮石英之品而簡
弃夫積雪之寶塩此其遺恨三也紹興之初翠華巡
幸駐鳴蹕者彌年實履舜禹之故迹陞州為府冠以
紀元且嘗就行殿舉大享禮中興之業於此乎濟可
謂是邦曠絶之盛典而茲賦俱不之及此其遺恨四
也然自有越以來所謂大述作者獨此一賦而已王
公作賦後五十七年有書生孫因自句章徙餘姚逍
遥鹿亭樊榭間處越土為越民飽越飯酌越水每欲
補越絶之所未載廣越賦之所未備而未能也又九

年帥憲新安汪公衣綉衣持玉節森畫戟載朱幡
臨制七郡四十二縣臺府多暇百廢具興侖奐恢閎
山川改觀鯫生幸覿盛事竊謂越為大都會公有大
規模以其大學問大力量寓於大建立大施設中興
百年所未覩也獨無大述作可乎宗工鉅儒之記述
騷人過客之題詠金石震耀黼繡周張韶鳴濩應宮
唱呂和所謂述作亦一時之盛矣使張平子左太冲
柳河東諸人見之將曰此大規模也談何容易他郡
小小創置東華則伐石為一記濡墨為一詩足矣獨
施之越則不可越舜禹之邦也牧是邦者舜禹之臣

也而可易言之乎愚不敏成越問一篇釐爲一十五章凡三千九百五十字借楚辭体而去其羌誶謇侘之聲倣晉問意而削其詰屈聱牙之製非足以發揚會稽之盛庶幾附郡志之末云

篇引

典午氏之盛首兮余鼻祖曰子荊謀樂郊以隱居兮颺漱石之清名（孫子荊少時隱居謂王濟曰嘗欲枕石漱流）有聞孫曰承公兮嘗令鄞與餘姚愛會稽之山水兮爰徙家于茲城（孫氏本太原人至承公家于會稽性好山水求爲鄞令後爲餘姚令）當永和之九年兮惠風暢夫春莫偕王謝之諸公兮會脩禊于蘭亭賦臨流之五言兮寄幽尋之逸興泛迴沼倚脩竹兮松風落而泠泠（會蘭亭者四十一人孫承公賦五言詩有曰迴沼敷中逵疎竹間脩桐因流轉輕觴泠風飄落松）維興公尤好事兮作流觴之後序助逸少之高致兮齊芳譽於難兄（王逸少作蘭亭序孫興公作後序有高嶺千尋長湖萬頃藉芳草鑑清流等語興公名綽承公弟也）既乃登陸而游兮歷天台與四明漱飛瀑於筆端兮遺擲地之金聲（興公作天台賦云登陸則有四明天台又曰瀑布飛流以界道）余自句章徙姚兮倏綿歷乎十稔慨風流之浸邈兮幸猶爲夫越氓掬清泉之潺湲兮友過雲之溶洩訪樊榭之杳靄兮栖石牕之瓏玲（並四明山勝景屬餘姚）客有過余兮謂余博覽而好古世爲越

人兮胡不志夫越之風土余謝不能兮傴余指而縷數前有靈符之記兮後有龜齡之賦宋會稽太守孔靈符郡人也為會稽記王公龜齡作會稽賦嗟彼皆已為陳迹兮時亦隨夫所遇儻含毫而不斷兮將羞余之鼻祖

封疆

九州皆有山鎮兮職方氏獨先會稽周礼取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居九州之先射祥光于斗分兮占星紀於天倪牽牛炳其初躔兮屆須女之七度少陽當其正位兮為萬物之潔齊保章氏九州分星注星紀吳越也晉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七度為星紀會稽入牛一度漢地理志曰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埜虞翻對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易繫辭巽東南也言萬物之潔齊也南控引乎閩粵兮北連亘乎鉅海會稽志會稽自漢順帝時所領十四縣其地南踰閩越西限浙江東北至海曰出扶桑之專兮風行浙河之西詳見虞翻對八山蜿其中蟠兮羅千岡以為鄣府城內有八山顧愷之云千岩競秀万壑爭流三江匯而旁注兮渺萬壑以為谿國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氏解吳江錢塘江浦陽江洞天峆岈以連雲兮俯九垠其如芥宛委山陽明洞天洪濤沸渭以拍天兮轟三軍之鼓鼙宅臥龍之岧嶤兮蠡城屹其環繚帶平湖之浩瀚兮雲鏡鑄而天低闢陵門而四達兮八風颯其遞至飛翼樓而舞空兮天門沈其可梯提封方數千里兮運甌吳於掌上七郡四十餘縣兮

歸中權之總提茲古今之大都會兮為九牧之冠冕諒天地之設險兮他郡寧得而攀躋客曰偉哉山川兮信美矣其無慊然吾聞固國兮不以山溪之險

金錫

觀地產之所宜兮惟金錫之最良貢品肇於有烈兮暨蒼姬而加詳雖歷代之所珍兮凜英氣其猶秘甌冶子之神奇兮爰採取而鍊淬剖赤堇而出錫兮山色變而無雲涸若耶之銅液兮俯不見夫潛鱗鑄嶺岌其插天兮冶井浸而寒洌前靈霹為擊橐兮後兩師為灑塵發銅牛之藏屑兮赭林麓以炊炭弃右冶之餘滓兮草木為之焦爛炎煙漲乎銅孤兮寒光浮乎鍊塘越砥妥其歛鍔兮鑄浦沸其若湯合衆靈而成器兮為寶劒凡有五曰湛盧與巨闕兮盖珍名之最著既屬之善相之薛燭兮復謀之南林之處女水試則斷蛟螭兮陸用而剸犀虎掃攙搶使澌滅兮伏蚩尤使奔怖豈吳鉤之敢抗兮非燕函之能禦客曰偉哉利器兮誠為越國之珍斯劒客之喜談兮非文種之願聞

竹箭

維苗山之竹箭兮稟勁氣于乾坤寔東南之美材兮

聲價等乎瑶琨良工相夫陰陽兮加利鏃以為矢習
國人於射瀆兮震電激而星奔挾之以六千之君子
兮從之以八千之子弟可以償方張之闔閭兮走善
射之樓愼彼群仙之會聚兮亦以射而為樂登石室
之射堂兮射東峯而的白丁令威為拾箭兮山土下
以求索獲遺鏃于樵夫兮償以樵風之南北客曰異
哉斯事兮誠振古之怪奇然越人之彎弓兮則談笑
而道之

魚塩

百川會同滄海兮浩浩不知夫津涯吐雲濤以瀾汗兮
沃日御而渺瀰藏巨靈之贔負兮見天吳之惚怳戴
五山之業峩兮涵百怪之陸離巨魚出沒其中兮不
知其幾千里鼓浪沫以成霧兮噓雲氣以成霓任公
子之投竿而釣兮五十犗以為餌閱朞年而得魚兮
牽臣釣而下之鬐鬣怒而刺天兮白波湧而山立膏
流溢而為淵兮顱骨積而成坻自浙水以東兮無不
饜若魚之肉彼赤鱔黃顙何足數兮又況梅魚與桃
鯔維天地之寶藏兮有煮海之鹺鹽曝曜靈以摝涉
兮浮蓮的以試滷編篔簹以為槃兮處烈焰而不灼
霜鉛倏其凝沍兮雪花颭其的皪茲海若之不愛寶

兮豐功被乎天下抑造化之自然兮詎人為之力假
客曰富哉魚鹽兮此越國之寶也是特以利言兮吾
願聞其上者

舟楫

越人生長澤國兮其操舟也若神有習流之二千兮
以沼吳而策勳尋笠澤以潛涉兮比渡淮而盟會擅
航烏之長技兮水犀為之逡巡浮海救東甌兮有捷
節之嚴助治船習水戰兮榮衣錦於買臣渡浙江而
誓衆兮鄙稽之内史率水棹以拒戰兮凌江之將軍
坐大船若山兮公苗山陰之傑汎波襲番禺兮季高
永興之人想萬艘之並進兮紛青龍與赤雀風帆儵
忽千里兮駕巨浪如飛雲今競渡其遺俗兮習便駛
以捷疾觀者動心駭目兮相雜襲如魚鱗客曰盛哉
舟楫兮他郡孰加於越然同濟或不同心兮請置此
而新其說

越釀

揚州之種宜稻兮越土最其所宜稷種居其十六兮
又稻品之最奇自海上以漂来兮伊仙公之遺育別
黃秫與金釵兮紫珠貫而纍纍酒人取以為釀兮辨
五齊以致用滑鏡流之香潔兮貯祕色之新甿助知

章之高興兮眼花眩乎水底侑謝傳之雅遊兮陶丹
府而哦詩集群賢以觴詠兮浮罰觥乎子敬指鳴蛙
為鼓吹兮暢獨酌於稚珪斯越酒之醞藉兮非宜城
中山之比矧投醪之醇德兮能使勇氣百倍於熊羆
客曰旨哉越釀兮固越俗之所怡然自征榷之法行
兮安得薛戎而蠲之

越茶

日鑄山之英氣兮既發越於鏑鄒地靈洩而不盡兮
復薰蒸於草茅雖名出之最晚兮為江南之第一視
紫筍若奴臺兮又何論乎石花維瑞龍之為品兮與
此山以相亞意山脉之貫通兮仙種同乎一家汲西
巖之清泉兮松風生乎石鼎滋芳液於靈襟兮沆瀣
集乎齒牙歐公録之於婦田兮蘇仙流諸佳詠伯玉註
於詩版兮文正賞其甘華至隔塔與花鴈兮固郡志
之所載若餘姚之瀑布兮尤茶經之所誇嗟陸羽之
不逢兮宜鑑味之絶少世方貴夫建茗兮孰有知夫
越茶客曰吾非不知兮顧茗禁之已苛亦幸其不盡
知兮姑舍是而言他

越紙

緊剡藤之為紙兮品居上者有三蓋條蕩之變化兮

非藤楮之可參在晉而名側理兮儲郡庫以九萬曰
姚黃今最顯兮蒙詩翁之賞談加越石以萬杵兮光
色透於金版近不數夫杭由兮遠孰稱夫池繭半山
愛其短樣兮東坡考夫竹展薛君封以千户兮元章
用司筆硯數其德有五兮以縝滑而為首發墨養筆
鋒兮性不蠹而耐久惜昌黎之未見兮姓先生而為
楮使元輿之及知兮又何悲剡藤之有客曰嫩哉越
紙兮有大造於斯文然世方好帋而玉兮又烏知乎
此君

神僊

陽明太元之天兮乃群仙之所游有金堂與玉室兮
挹方丈與瀛洲伯經得道泉兮乘雲氣於木抄仙公
韜光丹井兮發函書於船頭騎青騾以入市兮薊子
訓之賣藥切鯔魚以作鱠兮介元則之垂鈎弘景寄
跡釣槎兮隱吏栖于梅市廣信駕龍白日兮羽人萃
於丹丘擷芝草以為侶兮左元放之金液飡桂屑而
飲水兮范少伯之扁舟煉日精以回形兮虞翁色若
嬰孺位上清而摽籍兮思元跡混俗流嚴青能服石
髓兮終斷穀而輕舉伯陽煉成神丹兮雖蛻形而不
留御天風而上征兮與日月以齊壽皆地勝之所招

兮舉塵裏而少仇客曰神仙信有兮特祕怪而難求
吾聞越多隱君子兮試詳言而旁搜

隱逸

謝隱士當少微兮精神見乎天文嚴子陵應客星兮
光芒動夫至尊居剡下高潔兮戴安道之父子游嵩
嶽以偕隱兮孔述睿之弟昆卻米餉而不受兮朱百
年之夫婦愛肥遁以就閑兮阮萬齡之祖孫閉蓬戶
以觀書兮淳之捿于窮岫輕白璧而不盼兮景齊隱
於日門扣藥船而引聲兮歌競傳於仲御漁鏡湖以
賦詩兮島嶠號於方干黃公刈乎四皓兮成定儲之
羽翼嵇康儕于七賢兮著養生之至言王子猷詠招
隱兮愛山陰之竹種謝靈運賦山居兮采地黃與溪
蓀着貂裘坐巖石兮弘之志不在釣袘豹席與椶橋
兮志和豈羨回軒彼皆不事王侯兮以高尚而辟世
亦地氣之所鍾兮多秀水與名山客曰士各有志兮
斯固古之逸民夫何欲潔其身兮弗念君臣之大倫

勾踐

昔勾踐兮思報吳問國政兮伍大夫辟田野兮實倉
府訪疾苦兮字幼孤抱冰兮握火置膽兮坐卧采蕺
兮與葛側席兮闔左觴酒豆肉兮必均其施樂不盡

聲兮食不致味鸞鳥匿形兮踰一十祀吳無稻蟹兮
越有地利一朝興師兮三戰得志姑蘇既墟兮橫行
淮泗伯東諸侯兮賀貢畢致赫然偉功兮又何可議
客曰异哉兮彼長江環而島喙如其可與共樂兮何鴟
夷之遠避

舜禹

帝舜生於姚兮地近夷而居東毋楹餐感天瑞兮
漾祥光於大虹歷山其所耕稼兮陶漁皆有遺迹二
女降於嬀汭兮百官備而景從大禹巡于會稽山兮會
羣臣而計功執玉帛者萬國兮戮後至之防風託罪
飲以名泉兮鑿丁溪而宅土發金簡於不賈兮藏秘
圖於山中望邑名夫虞姚兮山靈護夫禹穴儼廟貌
於千古兮遺化被於無窮緊帝王之所在兮宜風俗
之近古習孝悌與勤儉兮亦好遜而上忠客曰於戲
大哉兮又何可以比隆然有為者亦若是兮豈無與
舜禹之事同

駐蹕

維六飛之南渡兮橫江濤以東歷後舜禹三千年兮
履舜禹之遺迹駐翠蹕以孫年兮因改元而頒詔爰
陞州而為府兮冠紹興大號舉大享之上儀兮即行

闕而蔵祀視總章與重屋兮亦庶幾其遺意登堂而
望稽嶺兮懷克勤之令德留建炎之御製兮彰復古
之素志采上虞之囊封兮終然法乎舜禪山欝葱以
蜿蜒兮鍾禹陵之佳氣御香四時来下兮道冠盖以
相望拱觚稜於雲闕兮儼威顔而天咫緊百年之父
老兮及親逢乎盛事想天民之視阜兮與虞夏而同
治客曰幸游舜禹之邦兮復逢舜禹之君然儻無舜
禹之臣兮孰能牧舜禹之民

良牧

自大駕之西幸兮府遂為於近藩賜行殿為府治兮
暨擇牧之惟艱張毘陵首當是選兮寔股肱之舊弼
仍土階之素規兮因舊宇以為安朱忠靖繼剖符兮
屹具瞻於巖石趙忠簡亦相望兮凛清風而獨寒忠
定王之來鎮兮當乾道之四禩捐帑以置義租兮闢
宮而祠先賢諒棠陰之蔽芾兮思召伯其如愳宜大
封於是邦兮良天道之好還後五十餘年兮誰儷美
以增飾維我　新安公兮鶩逸駕而獨攀剖滯訟如
澌流兮召雨暘如應響使百城俱按堵兮令嗆海無
驚瀾立吏瞻於秋霜兮洽民氣於春澤出于將於寶
匣兮照沆瀣於銅盤圜扉鞠為茂草兮麥岐藹其連

秀令修戶庭之內兮民樂湖山之間既修政而人悅兮文書省於幙府新百廢以具興兮聳輪奐之偉觀八邑不知有役兮一道不知有費若天造而神設兮豈民力之或煩化榛莽為宏麗兮敞隘蔽為爽塏華蠹撓而雄壘兮易朽腐而堊丹茲棟隆之規模兮特於此乎小試非成毀之相仍兮數循環而無端鎮越巋乎中踞兮脩廊翼其旁拱何獨歛夫散氣兮所以重夫中權巨扁揭乎雲霄兮鈞筆粲乎星斗山靈為之呵護兮珍光赫而屬天前方臺之月華兮後蓬萊之雲氣左燕春之凝香兮右清白之寒泉繞層城以拂雲兮開屏障於四面卧林影于雲壑兮栖山光乎二軒吸平湖於酒杯兮浮翠峰於茗椀送歸鴻於天外兮數飛鷗於海門動秋聲之摵摵兮泊晴嵐之藹藹餞崦嵫之夕照兮賓暘谷之朝暾上越王之危臺兮誦唐人之傑句鷓鴣飛而地迥兮晴烟渺而天寬飛盖游乎清川夜兮冪輕煙之素練棹歌發乎中沚兮浴明月於金盆麗譙湧乎青冥兮角聲起而寥亮佳山蔚其照照兮洗萬里之陰雰新隄平而擬掌兮沸行歌以載路漕渠濬而舉重兮鼓千艘而駢闐雄威扁營壘創兮雷歡聲於貔虎泮宮修貢闈闢兮遂飛

躍於魚鳶堂府煥而一新兮巖嶷為之改觀他人視之拱手兮公談笑而不難既游刃之有餘兮復善刀而藏用寂泊若無所營兮湛中襟而靖淵炷爐香而讀易兮悟至理於泰否託寄軒之柱刻兮等遨盧於乾坤上方藏事明庭兮將入扈於豹尾如旄倪之借留兮紛載鐙以攀轅緊郢曲之寡和兮信蕭規之難繼民願公無遽歸兮帝謂吾今召環錐卿月之暫駐兮幸臨照夫越土恐使星之遷次兮迫泰階之魁躔推治越之道治天下兮固我公之餘事然越人愛公如慈父母兮願託歌而永傳客乃斂衽肅容兮屏氣弗敢復言孫子於是濃墨大字兮終夫越問之篇

會稽續志卷第八

皇明正德五年龍集庚午九月初吉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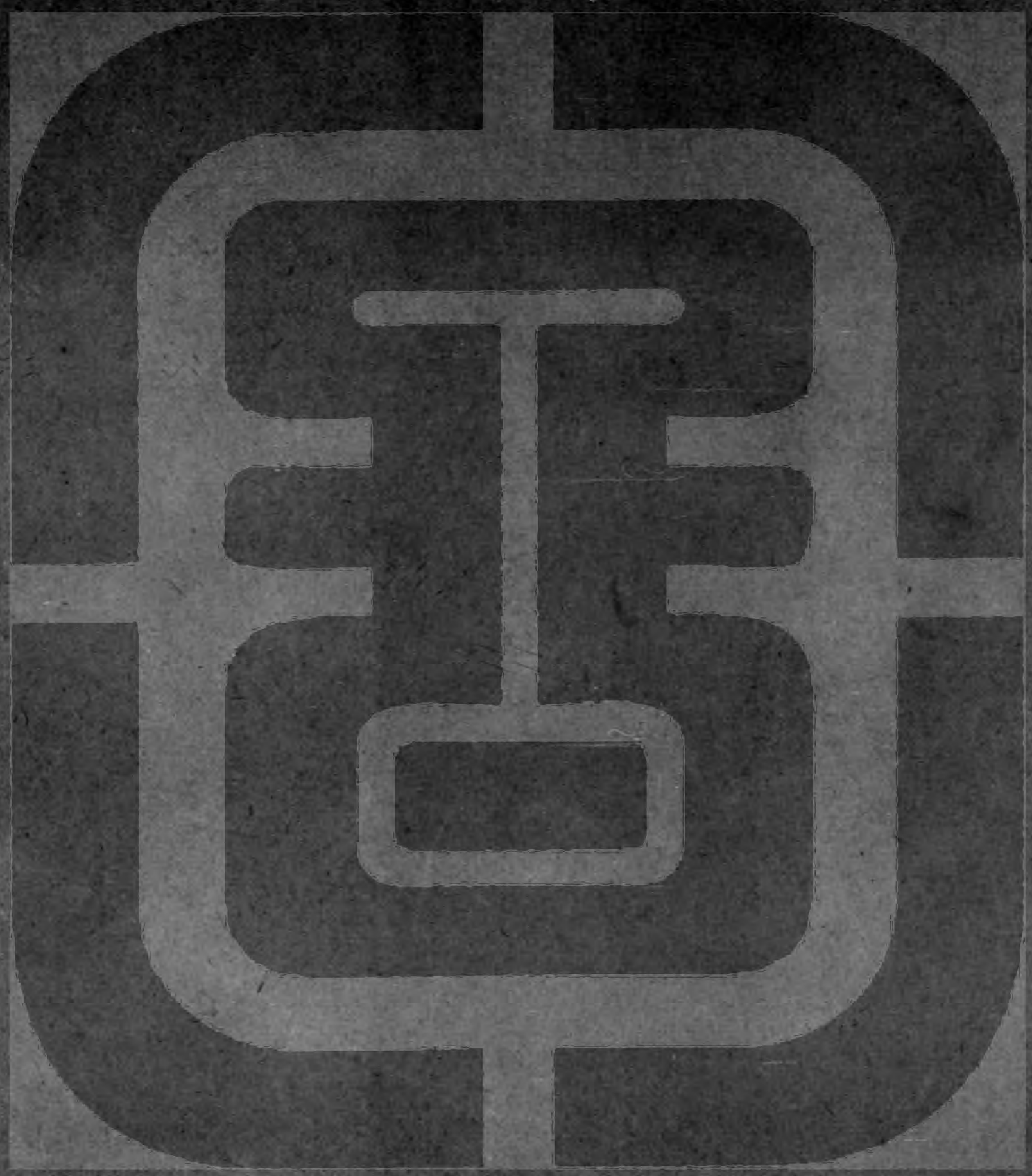
書重刊會稽志後

右會稽志宋嘉泰初元知紹興府歸安沈公作實
肇纂宣華文閣致仕山陰陸公游序者二十卷及
寶慶初元郡士梁國張淏續而自序者八卷歲月
因循屢更翻刻我
朝百四十年來校失既久本之僅傳于時者蓋千伯
之十一零落益甚成化弘治間前
郡守戴公洋公亦嘗注意設局廣集儒流欲刪古
就今統于一志竟未有成正德庚午夏
郡守益都石公自惟志書政事攸關慨然以為已

任協謀于貳守福山張公判府金陵王公節推吉
水毛公乃徧訪旁求其舊志一得於馮揮使家有
元至元五年八月紹興路儒學官書印記字多糢
糊闕者十之三一得於監生陶秩有續志復舛謬
參雜一得儒士張傅世傳者頗完亦不甚同又逸
其首編一得抄本於儒士羅頎舊錄于郡局者尤
倍顛倒脫誤或此有而彼無或彼否而此是得失
相半蓋皆非初刻原本久於沿襲而然公猥命綖
集以較讎綖重公盛舉雖衰老荒頓不敢固辭遂
繙閱各本正其訛補其缺而秩其次第無所於

者仍舊空之惟以儒學官書爲據洊付刊手王廷
珊夏存誠等十有五人端相鋟梓而始于五月二
十五日落成于九月十日凡一千六百工板五百
一十五幅一千三十前志續志共一部該一十有
二冊其傭餐等費悉出於公俸之捐銀計一百一
十兩民不知勞事咸就緒噫數百年廢墜舊典一
旦遇公舉而必成之爲後來繼續之地良非偶然
自宜有
當代名公鉅儒文章妙天下者爲序而表公德政風
化之詳于無窮茲何容喙但志之所載文字浩繁

其金根魯魚錯認踵訛之失尤恐未能免也尚冀
觀者其正諸
是歲九月十日後學山陰王紹謹識

陳氏曰會稽志二十卷通判吳興施宿武子郡人馮景中之孫王度等撰陸放翁為之序首稱禹會諸侯而以思陵巡守陸府配之義壯之雅蓋亦作也嘉泰辛酉陸年已七十七矣未幾落致仕為史官至八十五歲乃終其筆力老而不衰於此序見之續志八卷梁國張淏撰續記辛酉後事而亦補前志之遺前志無進士題名此尤不可遺者也

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文獻通考